

大马扁

[清] 黄小配

《大马扁》十六回，一名《大马骗》，日本明治四十二年，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 年）日本东京三光堂排印。只出上卷，下卷未出。作者黄小配（1872—1913年），名世仲，号棣荪，别署禺山世次郎，笔名黄帝嫡裔，又号世界一个人。广东番禺人。1901年在南洋即参与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。1903年回香港任《中国日报》记者。发表《辨康有为政见书》而名声大振。1905年年参加同盟会，被选为香港分部交际员。1907年创办《少年报》，还在香港主办过《中外小说林》。1911 年武昌起义后，广东宣告独立，黄小配任民团局长。1912 年被广东军阀陈炯明假手他人杀害。所作小说多部，成就卓著，计有《大马扁》、《廿载繁华梦》、《洪秀全演义》、《宦海升沉录》等。其作品积极鼓吹民主革命，主旨为暴露晚清的黑暗政治，抨击保皇复辟。

大马扁，马扁合为骗字，取大骗之意。谴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，旨在反对立 宪。此小说实为《辨康有为政见书》的延伸和形象化的描写。作者对保皇党人物深恶痛绝，写康有为“唯恐人不恶之”而取“无往不恶”、“进恶设其罪”的“集恶”写法。未免夸大片面而失实，有人身攻击之嫌。故书中的康有为已是小说人物，不再是历史人物了。小说以激进情绪对维新派人物基本上持否定态度，惟对谭嗣同持同情态度。

从文学角度看，技巧显得有些粗糙，有的情节极为牵强。

序

余友小配工小说，所为《廿载繁华梦》、《洪秀全演义》等，风行海内，大受社会之欢迎。近者，小配以新著之小说名《大马扁》者出而示余，余受而读之既竟，曰：“嗟乎！吾子过矣！子毋以康梁二人，招摇海外，借题棍骗，于马扁界中，别开一新面目，而遂为康梁罪也。吾子之意，诎不曰康梁二人害社会实甚，有心世道者诚不能为之宽假也？虽然，社会害康梁，非康梁之害社会也。康梁之棍骗，非康梁之罪，而社会之罪也。夫社会不平，金钱实为万恶之原，世界一日有金钱，即人类一日不能无罪恶。康梁不幸生不逢社会平等之日，自呱呱坠地时，即浸淫于金钱铜臭之内，迷惘既深，则诤张为幻，人情大抵皆然，况才足以济奸者乎？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，而可以棍骗为康梁罪哉？抑余闻之，康梁所以能招摇海外者，全恃《戊戌政变记》一书。盖书中极力铺张，去事实远甚，而海外侨民，蒙于祖国情势，先入为主，至于耗财破家有所不恤。夫海通以来，内地谋生既困，迫而只身越重洋，寄他人宇下，不知受如何委屈，历如何艰险，乃得区区血汗之金钱。而黠者又以术愚之，而尽劫其所有，徒希望于首领赐环之后，而分我以一杯羹，然卒以是而流离海外

，客囊羞涩，终其身有不能归见父母妻子者矣。余言念及此，未尝无余痛也！然则谓此书之作，于社会无功焉，不得也。

戊申八月二十日吾庐主人梭功氏谨序于海外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康无赖馆堂出奇丑 | 缪文豪京邸著新书 |
| 第 二 回 | 遇棍徒缪寄萍失书 | 争山长康有为丧气 |
| 第 三 回 | 热名场伪圣掇乡科 | 落孙山公车陈腐策 |
| 第 四 回 | 余御史割席拒狂生 | 黠娘儿登轮追荡子 |
| 第 五 回 | 康学究避债吟劣诗 | 安御史据情参伪圣 |
| 第 六 回 | 朱一新论学究渊源 | 陈千秋夭寿归泉壤 |
| 第 七 回 | 变宗旨遗书通革党 | 诈传道踏月涉荒山 |
| 第 八 回 | 谈圣道即景触风情 | 为金钱荣归争局董 |
| 第 九 回 | 据局戮计打康举人 | 谋官阶巧骗翁师傅 |
| 第 十 回 | 请举贤翁同龢中计 | 闻变政清太后惊心 |
| 第十一 回 | 革礼垣天子信谗言 | 乱宫闱妖人陈奏折 |
| 第十二 回 | 康长素挟仇谋国后 | 谭嗣同被骗入京师 |
| 第十三 回 | 托革命当面写书函 | 赚举兵瞞心称密诏 |
| 第十四 回 | 陷同党只身逃险地 | 救危机义士入京津 |
| 第十五 回 | 酿党狱陷入罹死罪 | 赴筵会惧友泄真情 |
| 第十六 回 | 戏雏姬失礼相臣家 | 索密诏逐出东洋境 |

诗曰：

纷纷世事似残棋，末路天涯最可悲；

保国保皇原是假，为贤为圣总相欺。

未谙货殖称商祖，也学耶稣无教师；

君死未能从地下，赐环何日更无期！

第 一 回 康无赖馆堂出奇丑 缪文豪京邸著新书

兄弟想你们也看过《东周列国演义》的了，那吕不韦曾问他侍妾赵氏道：“扶立一人为王，其利何如？”因当日秦王把太子王孙异人为质于赵，吕不韦见了，谓王孙异人是奇货可居，这一句话今日人人能说的。谁想今日还有人抱一个皇帝当是奇货可居的，这就奇了。而今且说出那人是谁？就是清廷当他是一个大大钦犯的，那人姓康名有为号长素，论起他的名字，尽有个原故：那有为二字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意，那长素二字因孔子称为素王，他就要长于素王之意。就他的名字想起来，可见姓康的人格。初时想做皇帝要改有为名字，后来量自己做皇帝不来，就要做圣人，因此称为长素。说书人且慢慢

说来，看他配做圣人不配，就明白了。闲语少说。

且说康有为本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人氏。他父亲名康赞修，是个举人身份，因为出身做官，在县里因事替清廷尽忠死了，清廷就赏了康有为一个荫生。他有位族中兄长唤做康有济，那一年竟进了邑庠，就合族庆闹起来。那康有为本最好自夸的，奈这时读了十来年书籍没点长进，偏是康有济反得个生员回来，心中颇觉羞愧，便认真在八股里头做点工夫。奈应了几次童试不能获售，就是府县试也不曾前列过一次，肚子里好不抑郁！自忖天天自夸自大，若科场不得志，尽会被别人识破的。就转过一点法子，说称自己是不要考小试的，将来时来运到，就不难进身了。但口中虽如此说，究竟不能令人轻信的。左思右想，明知自己工夫不大好，但口里断不能认一句不好的，便再要寻师求学，好为应试之计。因一日求科举不得，便一日心里不安。

恰那年从学的那位老师姓朱名次琦，别字子勲，在九江本籍授徒。那朱次琦本是一个进士，曾任山西襄陵知县，辞官后，已设帐课学多年。论起朱次琦那人，实是个道学先生，所以一切馆规，倒与寻常不同：凡衣服不能穿绸缎，非父兄请假不能出进，很是严肃的。那康有为是个狂荡之人，哪里受得这般管束，故初时惟买通馆童偷自出去，或夜里不在馆歇宿，就把床子放下帐子，又把鞋子放床口地上，好欺骗朱次琦。朱次琦哪里懂得他的诡秘，所以康有为就掩饰了数月，但毕竟不能自由。正要逃学而去，猛然想起那朱次琦是有名的道学，若从他三两年，尽增些名望，他日可以对人称圣称贤。因此便勉强忍耐，自己反装起道学来，改穿两件布衣，登一对布鞋，扮得十分朴素，行动也装作平正，言语也装做端方，连同学的房子也不进去谈天。又天天拿着本书，乱哦乱读，好像十分勤学一般。看官试想：康有为这些人，放荡惯了，一旦如此，不知挨了无数辛苦，志在博个虚名。恰到那年又是小试之期，同学的倒纷纷前往应试，单是康有为不去。朱次琦见得他可异。因九江离西樵不远，早知康有为因求名不遂，已悻悻不乐，今忽然不愿应试，料知他必有个原因。原来康有为自己要夸张好文学，若仍不获售，更为失羞，故不如自高自大，装造不考小试，就是这个原故。当下康有为在朱馆念了两年书，便出来到省城居住。

。

到了次年已是乡科，本来他是个荫监生，尽可考遗才应乡举，他却自忖，南闱由监生中举的额数很少，料自己断不能取中，不如走赴北闱应顺天乡举，还易一点。便打算筹备费用入京。唯往返及应试使用，统通算来，尽要数百金才得。他自己是不名一钱的，如何去得，惟有向亲朋借贷。又想，自己纵然要应北闱，亦不宜对人说，因防不能中举回来，为因从前夸口，不免被人耻笑。是以这回入京，总须秘密，中得时好对人说。若不能中举，就认没有赴应北

闹便是。只是要个人借款，究借什么名目才好？想了想忽得了一计，分头向亲朋借贷，或三二十元或一二十元不等，只说有事应用，并不说要筹程费。果然寻着十来人借了，凑成三几百银子，不动声色，附轮往北京而来。先到南海馆住下。

这时广东赴北闹的原有千数百人，康有为要摆自己架子，不免矜奇立异，凡有向他请问名姓的，他只说一个康字，便不说不去。又有问道：“你只说一个字，谁知得你的名字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我提出一个康字，还不识我吗？”各人听得，都道他荒谬，就拂袖去了。因此上凡识得他是康有为的，都不屑与他说话。那康有为又因京城里许多同乡京官，自己恨不能巴结上一名举人进士，只是个荫监生，实在失色。于是逢人说话，就称自己是康布衣，并不认是荫生。又有问他：“因怎地要称布衣的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我是不屑做官不屑求名的，就要自称布衣。”各人听得，暗忖他明明是到来赴应北闹，如何又称不屑求名？真是奇怪！有些忍不住的，就驳他道：“你说不屑求名，这回因何又来赴应北闹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我并不是来应北闹，不过是来京游玩的罢了。因我若要求名，不知中举中进士入词馆几时了，还待今日么？”各人听了，又见他言语真不入耳，自此更不与他相见了。康有为见人人鄙厌自己，便更装成独立不羁，好像广东全省的人，倒不配与他相处一样。

那日合当有事，正广东会馆祀魁之时，大小官员倒先后到了。那康有为欲乘这个机会出个惊人手段，便预早到了。先到大堂，踞了上座。凡有到来的，他却置之不理，亦不招呼，只煌然高坐。不多时，侍读学士李文田到来，突见一人在大堂踞了上位，却不认得是康有为。惟人丛中许多认得他的，倒窃窃议论。李文田以为他是别省什么佳客，急拉一人至僻处问个底细。却答道：“什么佳客！他不过是广东人新到来取应北闹的，名唤康有为便是。”李文田心中大怒，正要扯他下来，忽报吏部侍郎许应骈来了，一切人都肃立恭迎，李文田也并出来迎接到里面。本来这个上首位正是许应骈坐的，李文田便直向康有为道：“这个座位却不是你应该坐的，快些下来，免至出丑！”康有为道：“天下达尊三，爵一、齿一、德一，任你如何老成，我先人为国尽忠，故我也是个难（灰）荫生，又有德之人，三达尊我有其二，尽该坐这位，你不必多管！”李文田正欲答言，旁边先有一位驳他道：“你昨天才说是不屑求名的自称布衣，今天又夸自己是荫生么？”康有为已满面通红，不能答语。李文田又道：“这里是北京，是朝廷所在，朝廷莫如爵。这广东馆又是同乡聚集地，论乡党又莫如齿，你是无爵无齿之人，若果有德，待你真能辅世长民时再说罢了。”康有为更不能答，那些鄙他的便一齐扯了康有为下来，然后分坐以次行礼。

那康有为这回当场出丑，更不敢再留在广东馆。快些急步跑出来，垂头丧气回至南海馆里。闭上房门，翻身躺在床上，觉这一口气非同小可。自忖道，不过因姓许的是个侍郎，他们就巴结他，要扯自己下来，让他坐去。在大庭广众之中，如此没面目，怎好见人？因此反恨李文田不已。但究竟无可如何，整整在房子里两天也不敢出来，连饭也不敢吃，只在房子里吃些干粮充饥。才两天，连干粮也吃尽了。难道真要饿死？才勉强开门出来，仍低头俯首，不敢像从前傲气。偏那些同寓的人又说三说四，要来嘲讽他，个个把《孟子》书“朝廷莫如爵”三句当念书一般。又有些说道：“布衣耶，荫生耶？赴北闱耶，不屑求名耶？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气得康有为有气没处伸。康有为自忖如此受辱，料在这里安身不牢。且自己说过不屑求名，又不认是到来应试，将来尽要入场的，岂不是令人知见，如何是好？那时欲要回粤时，又舍不得这场科试，好歹皇天庇佑，要中名举人。若不回去，怕入场时既被人讥讽，若不幸名落孙山，那时更自难堪。想了又想，没奈何，把行李迁至朋友处，然后进场。

已非一日，已是场期，康有为便检执了考篮，进场去了。一连进了三场出来，凡所作的文字，自然心里自赞。有时向人说及场里文章，就自夸道：“可惜顺天乡试历科解元都是直隶的，若不然，我这场文字还不中解元么？但虽不得解元，亦尽中五名前的了。”这等话逢人便说。自出场后，天天望开榜，更心里形容开榜中了怎么样？簪花拜客怎么样？回籍谒祖怎么样？好似赌仔望赢彩一般。不提防到了开榜之期，那康有为就整夜不睡，听候报喜。不想自第六名起，直至榜尾，总没自己名字。朋友见的因日前他太过夸口，到时也不好意思，只得慰道：“还有经魁五名，尽有分儿的。”康有为道：“不差，我这回定然是经魁的。”及到天明，不特没康有为名字，连一个康字也没有，康有为好不大失意，忽转念犹望得一名副榜也好，谁想连副榜也不见己名，一场扫兴！虽不中也不打紧，奈自己日前夸大口，皆由望中举人之心热度过甚，到这时更自无味。正要收拾行李回去，忽忆起自己来时，在广东并不认是来赴北闱，若急切回去，怎能避得赴北闱之名？不如暂留京城也好。唯留在京里，凡是广东人都不愿与自己相交，不如结交些外省人，不识得自己底蕴的更妙。

便央人介绍，要结交外省的人。恰可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正提倡《公羊》学的时候，因翁大学士是个上书房师傅，毓庆宫行走，故在军机里很有权的。一切京官倒趋风气，要讲《公羊》，一来望升官，二来望放差，自然要迎合翁同龢的意旨。凡在翰苑人员，什么公羊婆羊之声不绝于耳。就中最著的如王仁堪、文廷式、姜剑云、缪寄萍都在翰林院里算一

时大文豪的。康有为细想王仁堪曾任广东主考，文廷式又在广东住了十来年，料不曾闻得自己名字，必瞧自己不上，不如结交姜缙二人罢了。便亲自悄悄走往琉璃厂，先买了一部《公羊》回来，不分日夜，看了两天，便携名刺往见缪寄萍。原来那缪寄萍最好结交文士，凡文士到来，无不接见的。当下接进去分坐后，先通了姓名，康有为说几句寒暄话，就赶速说到《公羊》去。那缪寄萍见康有为要说《公羊》，已见得奇异。惟康有为正新近看了《公羊》，自然说得一二，缪寄萍更大发议论说起来，康有为又随他口气来说，缪寄萍不胜之喜，便拿了一部自撰的原稿出来，面上写着是《新学伪经辨》五个字，交康有为看，随道：“这是小弟新著的，要再勘然后出版，老兄请赐一观。”康有为接着看了，觉内里大意是尊重《公羊》，以左氏为非真的。自忖道：若得此稿，自己出名字刊了行世，不患无名誉。便一头看，一头要计算赚骗缪寄萍之书。正是：

未得科名殊矢志，欲谋著述博能文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遇棍徒缪寄萍失书 争山长康有为丧气

话说缪寄萍接见康有为，即把自己新著《新学伪经辨》一书给康有为看。康有为看了，觉内里说《左氏春秋》是伪经，不过汉时刘歆所著，托诸左氏之名，且言孔子作春秋以素王改元称制。其中无论合与不合，但这等议论实是新奇。若此书当作是自己所著，出俺康某的名刊刻了，尽博得个名誉。但不知用什么计策能赚得此书？继又想道：若赚得此书，纵然中不得举人，回去仍挂起一个不屑考试的招牌，像孔子杏坛设帐一般也好。况且孔子可以改元称制，我亦尽可改元称制。那时，尽有些好奇慕异的到我处从学，就不患没个虚名。既得虚名，又不患不赚得金钱使用。当下想入非非，一头说一头要弄计赚骗缪寄萍的书。再谈一会，就说道：“足下大著，真是眼光如炬！但小弟仓卒不能详细拜读，请借回去一看，待拜读过后，当即送还便是。”那缪寄萍虽有文名，仍是有点谦虚的，就答道：“彼此知心，便互相切磋，有何不可？但此书是小弟费多少工夫著得来，总祈不可失去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小弟实视大著如金科玉律，珍重不过的，哪有失去的道理？请足下放心罢。”看见缪寄萍已应允借书，便不再久坐，立即兴辞而去。

回至寓里，见人就说道：“这书是缪寄萍所著，托弟删改的。”这些话，以为缪寄萍是个有文名之人，且要托他改削，可见自己是很有学问的了。其中听得的又不知托他删改的是什么书，有信他是真，亦有知他是假。康有为却不多管，自赚得那部《新学伪经辨》，就立刻打点离京，直回广东而来。那缪寄萍自被康有为借去那书之后，一连几天不见康有为交回，心中焦灼，即着人

投函康有为住址，要索回那部书。不料到康有为的寓处，都回称没有康有为那人。原来康有为往访缪寄萍时，并不说真住址。缪寄萍料知康有为是来图骗自己，这时他必已回广东去，欲寄书来广东责问他，又不知寄书哪处。气得缪寄萍七窍生烟，因此逢着广东京官，就问康有为现住广东那里？也说起他骗书一事。那些广东同乡官都道：“亏你还信康有为那人！我广东人那个不唤他做癩康？实则他诈癩扮蠢，专一欺骗他人。本没点学问，又自称要做孔子，其实不过是个无赖子罢了。你自己著了一部书，怕不多时，他要出自己名字，当是自己著的，要出版行世好骗人去呢。”缪寄萍听得广东同乡官各人之言，也目定口呆，懊悔不及。后来数月，缪寄萍因病在京身故，康有为骗他的书，再没追究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康有为回到广东，因自己不能中举，以为羞耻。所以亲朋有到来问他是否到京应试的，他倒一概不认。只说往北京游览，并没有进场。纵然有知得他的，他唯有放厚面皮，没命的说谎便了。只是日前因入京，几次亲朋借下银两，此时不免到来讨问，康有为没得偿还，就自说道：“日前与诸位借下银子，实因小弟新近著了一书，要寻本钱来出版，故出于借贷。待此书出版卖得款后，定然清楚，总求赏脸，再延几时罢了。”各债主听罢，细想他要卖了书然后还债，正是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”。但他如此无赖，正如财到光棍手，问他亦是无用。落得强做人情，便不再讨问。康有为好不得意，一面把赚得《新学伪经辨》一书改了一字名为《新学伪经考》，即付梓出版。又付北京里头自翁同龢以下，一切文臣都讲《公羊》学，凡翰苑中人倒趋风气，看来自己求科名一件事是紧要的。因不时要把《公羊》来看，凡与人相见，不过两三句，就提出《公羊》两字来。约一月后，那《新学伪经考》已经出版，因广东靠北京较远，且缪寄萍又已弃世，有哪个知道那书不是康有为著的？在那书本不算得合理，但当时好奇之风，一百人中有九十人以为非，尽有十人以为是，自然有些人来看康有为。那康有为此时，料知来见的中了自己计策，又自忖他们既然中计，总要自尊自大才好，令他们颠倒。因此逢着他们，自称已是康夫子，指天画地的乱说。原来康有为却有骗人手段，见着稍有聪明的，就赞叹他以为笼络之计。见着愚昧的，便出夸张手段，所以一切愚昧的，尽有惊他为神圣的了。

康有为见自己虚名渐渐出现，次日就在城里觅了一间馆地，贴起《康馆》两个字来。果然有十数人从游他，那十数人为首一名，是姓陈名千秋，字礼吉，是南海人氏，文字本不大好，却有一点口角聪明。他从前见不甚出名，就说历来从学的老师，总不认得他文字，故借从游康馆以为奇异。康有为更乘势赞赏他，自然相得。第二名姓梁，名启超，字焯如，是新会人氏，那人本

有些文学，却得同邑举人谭彪指点得来，亦曾在吕拔湖、陈梅屏两举人处从学。那时已中了举，因为年少见识不定，就中了康有为的毒，要从游他。其次如林魁字伟如，徐勤字君勉等十来人，到了康馆后，康有为这时见学生太少，已郁郁不乐，唯外面还撑住架子。那日对学生道：“某今日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说了几句话。

看官试想：世间人本没一个不好戴高帽子的，今见康有为赞他是天下英才，都喜得手舞足蹈。康有为又忖，自己是个师长，真要装几分老成才好。便天天穿着粗衣布履，装得十分朴实，言语也不多说，行动时却步步踏正，严严肃肃。这样说来，你道可恼还是可笑呢？但有一件奇处，那康有为在馆虽如此装整，只是夜里常常不在馆歇宿，你道什么原故呢？因康有为那一种色心是很重的，每晚饭之后，也走到娼妓地方留宿，到了次日方始回馆。其中有些朋友同行的，也说道：“你天天装得这般老实，偏夜夜宿柳眠花，就不是事了。”康有为答道：“昔李续宾当咸同年间带兵，每到一处，就抢夺良家妇女到营里快活。曾有御史参他，那咸丰帝竟道是：好色乃武夫小节，绝不追究。那李续宾好不感激，后来竟在三河殉难尽忠去了。足下此言真少见多怪！”那些朋友又道：“李续宾只是以汉人淫掠汉人妇女，满人自然不怪他。且李续宾也未尝装做道学的，足下天天要做孔子，难道孔子也夜夜嫖妓不成？”这一番说话，康有为真没得可答。惟他虽经朋友挫折，究竟性还不改。初时犹瞒了学生，渐渐学生也知道了。

论起那些学生，既知道康有为是外道学内小人，本该知他不是个正派，怎奈康有为偏善笼络，没一天不赞学生好的，因为自己要做孔子，就把门下学生各改了一个贤名：改陈千秋的唤做超回，改梁启超唤做轶赐，即是言超于颜回轶于子贡之意。那些学生好不欢喜，因此又纷纷替康有为招罗学生，凡在省城读书的朋友，各自运动他去康有为处从学，那时又增多十数人。康有为一发得意，每到出堂讲书，自己说起时，也称自己是康子，故当时附近邻馆说出康馆来，不知几多笑柄。那康有为师徒总不计较，以为任他笑骂，惟将来自己一定是圣贤的。话休烦絮。

且说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正是直隶南皮张之洞。那张之洞字香涛，又字孝达，本翰林及第出身。由山西巡抚调来两广，已经数年。想起从前粤督阮元创设学海堂提倡文风，也留得个名誉，在广东省里便要步他后尘，好博个名声。就创了一间广雅书院，凡系两广人，举、贡、生、监尽可考进读书。那院规较别间书院尤严，志在造育文才，实科举时代不足怪的。恰可那广雅书院的山长梁鼎芬已经满任，将行另请别人充当那席位。那康有为听得广雅书院的山长定例薪水甚优，自忖若得这一席，那些进息尽过得，年中二三千金实胜过自己授徒

几倍，年中尽够挥霍。便决意要钻营这个山长席位，已托人斡旋多次，其中听得的，都以他为狂妄。因那许大的书院，那山长定须甲班翰林，方能请他。奈康有为以为自己不知有几许声价，为多谋些进款之故，不畏出丑，要觊觎这个席位。当时他托人钻营，有直辞是说不来的。又有见他奢望，故意揶揄他的，就答道：“尽可使得，因足下许大文名，张督那里若不请足下，还请谁人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不差，因张督亦是能文的，料然最喜欢《公羊》学。试想广东省里头虽有许多进士翰林，若论《公羊》学，尽让俺康某坐第一把交椅。故若在张督跟前一说，就没有不请我的了。”那些揶揄他的听了，倒不免暗笑。惟康有为得意洋洋，以为戏他之言是真，也当广雅书院山长的席位，定到他手里。

回馆后，即大集学生说道：“我这馆位住不久了。”各学生纷问其故，康有为道：“因广雅书院山长一席，今番定须聘我的，我为教育人才起见，不得不去。”各学生听得，不免以为奇异，便问道：“闻广雅里头，非举、贡、生、监不能进去读书，那学生尚要举、贡、生、监方有进院读书的资格，恐做山长的必须翰林进士才使得呢。”康有为怒道：“你们真不懂事！今时风气还同往日么？你道我不曾中举，就不能教得举、贡、生、监么？就是现在我馆里头还有举人生员从学呢？”说着指住梁启超道：“那姓梁的轶赐不是举人么？不论什么学问，近今中国尽算我了。况且前任的山长梁鼎芬，他虽然点过翰林回来，但已革了多时，就不算是翰林了。是那梁鼎芬皮底子只像我一般，难道他做得那山长，我就做不得不成？”各学生听到这里，倒不敢造声而退。康有为回至房里，满意望所托的朋友快来回报，好打点往广雅书院上场。

正胡思乱想，忽门房传进一个名刺进来，康有为细视那名帖，是“朱一新”三字。原来那朱一新号鼎甫，本浙江人氏，亦由翰林出身，曾任监察御史，那时已到了广东。康有为见他来会，忆起从前是与他认识的，即接进里面。分坐后，康有为道：“足下一旦光临，有何赐教？”朱一新道：“没什么事，因贵省张督帅请小弟充当广雅书院山长，所以小弟到各朋友处一坐，说一声。就各家大馆，小弟也到过来，因贵省多才，小弟谬膺张督重聘，统望指教指教。”这些话那康有为不听犹自可，听了，登时面色变起来。因自己正希望得这个地位，一来多得些款项来应酬挥霍，二来声价也增许多。今忽闻请了朱一新，自然愤怒。且方才自己正对学生说得高兴，忽闻此语，不特扫兴，实在失羞。又想日前自己托许多人钻营，不论得与不得，因何不回覆自己？想罢，更忍耐不住，便说道：“你做广雅山长么，可是真的？”朱一新道：“哪有不真？难道这些事还不顾面要说谎么？”那几句话又打着康有为心

坎。康有为又道：“你可有应允没有？”朱一新道：“推辞不得，已应允了。足下因何要大惊小怪呢？”康有为一想，道：“实在说，因小弟听得那席位，张督起意要聘小弟的，足下有什么手段移过自己来？”朱一新笑道：“足下莫错听，偌大书院的山长，哪有要用一个荫监生的道理？”康有为当下听得这话，又羞又愤，不免暴躁起来。正是：

可怜今日难争气，只恨当年未进身。

要知康有为更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热名场伪圣掇乡科 落孙山公车陈腐策

话说朱一新到康有为处，说称自己将充广雅山长，有为也大失所望。即说道：“足下之言可是真的？”朱一新道：“这等事哪里敢说谎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是张督聘请足下的么？”朱一新见他问得奇异，料知他是热中这席位的，惟付之一笑，即兴辞而去。康有为送朱一新去后，想起自己曾对学生说是自己将做广雅山长，今一旦落空，心中不免羞耻。那日正出堂讲书，开口就说道：“吾道其不行矣！”学生纷问其故，康有为便说道：“张督本欲请我当广雅山长一席，满望教育人才，不负生平所学。不意为谗言所中，今已改聘他人，岂不可愤？”说罢，也流起泪来。时学生中也许多疑他因谋个山长不到手，就如此气恼，实属无谓。且区区一个监生，望做两广的山长，亦殊不自量！奈学生虽如此想，但以自己既已从他，若反说他不是，未免令人耻笑。便有的对康有为说道：“想这个山长地位尽论科甲资格的，趁今年已是乡科，就在本省赴闱取应，望一帆风顺，中举人，中进士，出身加民，便是不负所学呢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哪里说，我不是要求科名的，赴闱取应却不是我的志气。”说着，各人无话。康有为回至房里，细想今日学生说的去赴乡闱，实打中自己的心坎，自己实渴望中名举人，但当学生面已说过不是要求科名的，将来到了进闱，又不好意思。

正待踌躇，忽见学生梁启超、林魁进来，笑道：“现今天见红单派出广东的正主考是姓顾名璜的，他在北京时善趋风气，是天天说《公羊》学的人，这回科场，先生不可不一走。”康有为听了，已眉飞色舞问：“真是顾璜么？”梁、林二人齐道：“哪有不真？现在阖城传遍了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如此，也是造化，不可失此机会。”梁、林二人去了，康有为猛省起日前自己说过不是要科名的，今日又说不可失此机会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？但话已说出，实驷不及舌。原来康有为本第一个热心科举的人，惟天天说希圣希贤，故装做抱道自重的，不敢说要求名三个字。在学生何尝不知？但那些学生有举人的，有生员的，当初从游康有为一个监生，已被人嘲笑。故此时学生惟有硬着铺张康有为，任有为有什么破绽，倒不敢对人说。康有为亦知学生已受自

己所愚，故更为得意，便立意以监生应考。又忖欲赴乡科，先考遗才，那监生遗才，又不易出的。若连遗才倒考不得，实于名声大碍，尽要设个法子才好。好幸每届大科之期，先弄科场的人，每有监生遗才的关节。康有为四处托友人运动，费了三百金，买得条子，果然录出监生遗才之日，已有了自己名字，好不欢喜！自此天天拿《公羊春秋》来看，到时好搬几句《公羊》出来，好取悦试官之眼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已是八月初旬，进了闱后，自然是那种试官就出那种题目，恰第一场首题是“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”二句，康有为就把《公羊》里头张三世正三统这几句话搬落卷里。顾主考见了，正合自己心事，没论如何，但能说《公羊》的便是佳卷，就把康有为那篇文章浓圈密点。到放榜之日，那康有为竟中了第八名举人。一时报子到来，康有为那时正在床上躺着，眼巴巴望个捷报。忽然听得报到自己中举，便跃然起来，鞋不及穿，便跑出房门外问道：“是中了第八名么？是我中了么？”报子答两声“是”，徐把报条打开一看，且看且笑道：“顾主考真是识得文章的！”说后，回转房里，才省起自己不曾穿鞋。自忖料已被人看见了，不觉面红起来，急的穿回鞋子略一坐，心里又动，要出房门与学生说话。恰到房前，已见学生衣冠前来道喜，十数人企在门外要进去。康有为就回步受贺，只听得外边一人大声道：“我不是要求科名的，贺什么喜呢？”康有为一听，觉这两句话明明是嘲笑自己，但不知是何人说的？这时喜怒交集，喜的是新近中了举人，怒的是被人嘲笑，欲要根究，又不知是何人说的。待学生道喜去后，即传了门上进来，问方才这两句话是何人所说？门上道：“是馆童说的，我已责他。”康有为道：“这奴才可恶的很！狎大人侮圣人该得何罪？快传他来，我要责他！”门上道：“我责他时，他今走出门外去了。”康有为一团怒气，觉自己前时不合说自己不要求名的话，今被一个馆童嘲笑，如何不愤？还幸众学生都受自己所愚，料不至说轻薄的说话，像馆童一般来嘲笑。

正在愤恨，只见堂叔康伟祺、堂兄康有济、亲弟康广仁也到来道喜。康有为欢喜道：“我早说过，小试我是不考的，今也由监生中举了。”兄弟间谈了一会。那时学生又相议在馆门外放喜炮诸多议论，在康有为本一场得意最好热闹的，惟自己天天骂科举误人，今一旦自己要赶科场，防被人说笑，就送了兄弟去后，即登堂对众学生说道：“我这回趁科场是不得已的，只为出身加民紧要，故图个进阶，不比寻常好作宗族交游光宠的，你们不必多事了。”各学生听得，唯唯而退。便窃议康有为明明见他闻报中举就手舞足蹈，如何又说趁科场是不得已呢？说来实在诧异。这且不说他的学生议论。

且说康有为中举之后，过了数日，就是簪花。大凡中举的人，是例要拜谒

受知师的，就是荐卷同考官也要拜见。那时荐康有为那本卷的，正是知县安荫甲，本由举人出身。谁想康有为拜过主考之后，竟不拜见安荫甲。因康有为之意，以为自己是个举人，哪里还要拜一个举人做老师呢？故此瞧安荫甲不起。那安荫甲好不大怒！但他不来拜自己，自己实无可如何，只得隐忍。那康有为亦不以他为意，只打算拜客，好得些葺仪。又打算谒祖，好得些拜金，有此一项入息，尽够一回挥霍。更想到演戏一事，有许多卖戏图利之人，图借一个举人名目酬恩演戏，每一台得回三几百金。整整因中了一名举人，一场混闹，也赚得三几千银子，好不快活！自此康有为更夸张起来，那些生徒，又替他四处游说，果然又多得了十来名学生，如珣州林纘统、顺德麦孟华、麦仲华兄弟两人也来从学了。不觉光阴似箭，又是冬尽春来，康有为师徒间如梁启超、林纘统也一齐打点入京会试。康有为恐自己入京后，学生或有些散去，要想个法子留住学生才好。那日便登堂发一番议论道：“昔孔子周游列国，犹忆杏坛弟子斐然成章。你们从学诸君，纵然我进京后，仍该留心攻读，我亦如孔子一般，何时不忆及吾党狂简呢？”说了，学生各人都称愿留在馆中勤读，康有为方才安心，便起程入京去了。

恰好时正清东战役满人打败仗的时候，被日本人从水路破了旅顺，降了威海。陆路又将攻至山海关，京畿震动时候，清廷因前相李鸿章师出无功，又屡被人参劾，把他开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缺，以王文韶继其后任。又用刘坤一、吴大澂两人做钦差大臣去与日本开仗。不想那吴大澂徒托空言，一闻炮声，就没命的逃走。那刘坤一又没些计策，只迟迟不敢出京。清廷料知是无济，就派李鸿章做个媾和的大臣，要割辽东半岛及台湾，又赔款二万万两与日本讲和。那时清廷欲战不能，欲和又舍不得许多土地及赔款。时康有为在京，因会试已经落第，自觉没面目回去，尽要博个虚名才好。因此与学生梁、林二人计议，欲联合各省举人，具条陈请都察院代奏，唤做公车上书。时在京的许多举人，其中有附和的，有反对的，不能胜数。惟康有为架起个大题目，自然有些好名之徒随声附会，虽料知条陈虽上，都察院纵然代奏，清廷亦必不从，惟好名之心就签个名字也没打紧。那康有为见有几十个举人陪着自己，就由自己出了首名，上了一道条陈，都不过是老生常谈的，力言割地太多，赔款太重，万万不可议和，不如留那些赔款来兴办新政这等语。但他说得好听，惟割地赔款既不可议和，至于不和又有什么法子抵挡，他却没得说了。其说到所谓新政，不过是筑铁路、开矿务、废科举、兴学堂、开议院、裁冗员等等套话，哪个不会说？果然那条陈递到都察院，那都察院又代奏了，清廷如何肯做？因筑路开矿系求财政增益的，犹自可说；若讲到开议院三个字，显然是立宪民权的国，岂不道着那“汉人强，满人亡；汉人疲，满人肥”刚毅那几句话，正是

满人金科玉律，以满人得几百万人口，还肯把民权给与几万万人口的汉人么？所以清廷虽看了康有为一班人的条陈，只当是一个混帐东西说疯话的，真不留意。

惟康有为是个热心富贵的人，只望这条陈一上，清廷当自己是个奇才，立刻要重用。不想那条陈上了多时，天天眼巴巴的祈望好音，总不见消息。因前时入京取应北闱时，也拜谒翁同龢，到这时又天天在翁同龢处趋承，因翁同龢是上书房师傅，又是军机大臣，好歹清帝见了条陈，问起翁同龢，好吹嘘自己几句。在康有为是翁同龢的《公羊》学生，翁同龢那有不留意他呢？奈清廷见了条陈，总不提起，康有为一场费心，白挨了几天来写这道条陈，总没好处。正是长安虽好，不易久居，便买棹回返广东。

道经上海，也少作勾留。早知上海地面是个繁华淫靡的，康有为那时一来向好冶游。二来往应春闱，孙山名落，心中郁郁，最好借酒浇愁，寻花解闷。不免背着学生走往芳丛里讨趣，因此也结识了一个妓女唤做花小宝。奈因学生随着不便放荡，只与寓沪三几个密友往还。恰那日与友人相会，说起有位记名御史余成各现因进京，暂寓沪上某处地方。康有为想起那姓余的，既是记名御史，因已记名，就不难做御史。御史又有奏事之权，自己正好结识他，好做他日帮手：第一凭他是个言官，易于赞成新政，荐保自己。第二如有反对自己的，也易求他劾其人。便向友人问悉余成各的住址，记在心里。回寓后，以为自己是公车上书的头人，余成各料然闻得自己名，即怀了一个名刺往访余成各。在康有为这时不知自量，只道自己是个大名鼎鼎，余成各一见，必立刻欢迎。故此乘兴而来，直到余成各的寓里，先令他家人传一个名刺进去，等了许久不见传请。康有为心上思疑，以为余成各定因穿衣迎接，故以迟久。及又等不一会，仍不见请。欲向他门丁一问，偏又不见在门房里。康有为这时已有几分愤愧，心又忖道：难道他睡了中觉，抑是有客在堂？心中捋上捋下的思疑，眼巴巴望进去，只见门丁已转出来。康有为心中大喜，以为一定请的了。不想门丁到门，大声说一个“挡”字，康有为怒极，又无可发泄，便问门丁道：“因何你大人不见我呢？”门丁道：“我哪里得知？但见我老爷看了你的名片，想一会，摇摇首，然后说挡呢。”康有为又道：“既是要挡，又为什么要等到许久呢？”那门丁听了大声道：“你自己进去问我老爷罢。”康有为就仰天叹道：“张良未报韩，破产不为家。”说了便去。正是：

虚名幸给军机处，投谒难亲御史台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余御史割席拒狂生 黠娘儿登轮追荡子

话说康有为欲谒见余成各，志在巴结他为将来利用之计。不意为余成各所

拒，就说了“ 张良未报韩，破产不为家”二句而去。那时余成各在里面听得门丁与康有为对答许多话，便传门丁进去，问他与康有为说什么话？门丁只得直对。余成各把“ 张良未报韩，破产不为家”二语，细味一回，觉得张良在博浪锤秦始皇，系因韩国已亡，然后欲置秦始皇于死地为报仇之计。及后佐汉高祖灭秦，亦始终为韩报仇。今康有为以张良自命，且以张良报仇自许，纵然破产亦不为家计，试想康有为今日要报什么仇呢？想来定然是要报满洲灭明之仇，便是一个革命党人。只是他热心科名，既巴结上一名举人，又想巴结一个进士，以得做官为幸，看来又不像做革命排满的，真是鬼怪的很！大约故作惊奇之语，好为欺人之计。这人性情恍惚，休要着他的道儿。便嘱咐门丁，如康有为再来请见，总之挡驾便是。门丁说声“理会得”，下去了。不多时，又转进来，向余成各递上一封书，并道是方才交到的，那带书人并不说从哪里送来，掷下就去了。余成各见得奇异，忙拆开一看，却是康有为寄来的，那书道：

仆窃闻周公一沐而三握发，一饭而三吐哺，其爱士如此。夫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犹且不可。况足下之贤未必能及周公，而仆以诗御固负人望，乃亲叩台阶，既弗蒙纳。又复以傲慢加之，贤者固如是乎？侍御身居言路，方当折节下交。博采舆论，以验朝廷之是非，而为进言之本，何遽轻量天下士耶？谨渎片言，伏惟珍鉴。

即回了一书，即着门丁依来书住址送回康有为处。那书道：

仆诚无周公之才之美，故未尝自命为贤者。但足下又不知何故，而足令人吐哺握发也？足下以张良报韩自命，其志可嘉。仆愚鲁，愧不能附骥，愿足下勉成留侯报韩之业，幸甚！

康有为见余成各如此回复，又再致书成各，成各接着，看了书面，早认得是康有为墨迹。本待拆看，猛然想起此人前来见我，我已拒他，今频频以书来往，必欲借此与吾书信往还，为入手相识之计。且他注意与我相识，其中必有个原故，我怎好中他计？便把来书撕了，随嘱门丁道：“如此后姓康的仍有书信交来，立即发回，休要接他。”门丁自不敢违意。那康有为果见余成各这回没有回覆，觉无从入手，正要再想他法。又见留沪多天，与学生同处，实有不便。只托称日内要等候与人相会，先打发学生梁启超、林缵统回去。康有为自此独留沪上，比从前较为方便，差不多天天寻花，夜夜问柳。因中举时，拜客谒祖的入息还未用尽，尽够挥霍，便流连不止。还亏在花天酒地互相引诱，也多识了几人。

恰由朋友筵中介绍，得与广东一位富商徐义之相识。那日姓徐的因余成各将次起程入京，正摆宴请成各，藉作饯行，适又并请康有为赴席。康有为看了

知单，见有余成各名字，自忻然前往。惟余成各见有康有为名字，本不欲往，惟不好却姓徐的之意，只得勉强赴席，惟立念不与康有为交谈而已。果然到时，宾客满座，余、康两人向未尝见面，本不认识。那康有为却每人倒与通过姓名，恰问到余成各，却笑道：“原来足下就是余侍御，渴望久了，今日却得相会，实出于意外。”余成各见他如此，也不多说，只顺口道一声是。康有为又道：“足下要几时进京呢？”余成各又顺答道：“未定。”康有为又道：“想是日间去了。”成各只略点首。康有为又道：“小弟也拜会足下，虽不曾谋面，只于书函中也曾领教过来。”余成各见他越说越密，就道一声：“实有简慢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康有为又欲开言，余成各见他纠缠自己来谈，已十分厌气，即借意向徐义之周旋，明明是撇开康有为了。

那康有为却不理会，又欲起身随着成各谈天，忽座中一位朋友是曾嗣卿，却上前挽住康有为道：“弟见余侍御很大模大样，何苦与他多谈？”康有为道：“足下哪里知得？弟曾往见他，却被他怠慢了我，我今见他，正要与他多谈几句呢。”曾嗣卿道：“这又何苦呢？怕说得多了，反讨没趣，岂不更失脸面！”康有为道：“足下又来了，我本要结识他是有点子用意的。”嗣卿道：“只怕足下要识他，他却不识你，却又怎好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哪里说？不是小弟夸口，我凭这三寸不烂之舌，若能与人会谈，没一个不能说转的。比如聪明的我也赞美他，愚鲁的我也教训他，就没一个不中计的。”嗣卿道：“难道足下专靠口舌做人么？”康有为道：“亏足下还不知近日世故人情。大凡人生求名博利，第一是讲文字，第二是讲口舌。不能远及的以文字动之，文字不能移动的以口舌说之，就没有不得的。”曾嗣卿听了，觉俗语说“未知心里事，但听口中言”，像康有为所言，立心实在太险了。想到此层，便不欲与他再说。

那时康有为又注意在余成各。那余成各亦知其意，故意与别的朋友谈天，不愿康有为掺入来说。康有为没奈何，就在座上对别人发起议论：一说中国积弱的原因。二说中国政体的腐败。三说欧美今如何强盛。四说时局要如何变通。不管合与不合，又不管别人听与不听，惟滔滔不绝，志在把些政治言论打动余成各来听。奈余成各视他如见肺肝，任他说得天花乱坠，总如充耳不闻。康有为几乎舌敝唇焦，连喉也涸了，余成各总是不理。在康有为之意，志在成各，如项庄舞剑，志在沛公。今见成各动也不动，已自愧悔。那曾嗣卿自听康有为之语，又把来悄悄向各人遍述了，因此各人反觉康有为实在讨厌。更忖道：他只欲结识一个五品御史，就费如此苦心。可知从前说要去做圣贤，及说不要取科名的，统统是假了。当下各人这般想，已见康有为寂然无声。

不多时，各妓俱到，连康有为所昵的花小宝也来了。康有为即接着与温存

一会。只见各妓纷纷应酬，康有为也忘却方才所发的议论。那全副精神又注在各妓，那个好颜色，那个好态度，评头品足，少不免要乱哦几句诗出来了。各妓有向他请道尊姓的，那康有为道：“我离家便是太原公子，归家便是南海圣人，我自姓康，你不听得康南海姓字么？”时妓中有名花凤林的笑道：“你是康南海吗？广东还有个李北海，你识得他没有？”有为道：“我哪里识得他！他只是个强盗。”凤林又道：“方今强盗还多哩。但老爷说是南海姓康的，又说太原公子，那太原便是姓王了。”康有为方欲再言，那花小宝又插口道：“古称东海有圣人，今南海亦有圣人么？”花凤林道：“南海还有洪圣大王呢！”那两妓几句诙谐话，弄得康有为无言可答。花小宝徐徐又道：“你若要做圣人，就不该自称。往时孔子也没有称自己系圣人，即子贡颂他，亦不过谓纵之将圣而已。你没来由自己称许做什么？”康有为听了，不觉满面通红。小宝、凤林也恐康有为不好意思，便略与说些别的话。少时入席，席间都是说些应酬话，那康有为亦不像方才的怪谬。只是余成各处处觑定他，遇着康有为将对着他说话时，他惟有俯首不做声，自旁观曾嗣卿等看来，倒觉可笑。

及席散之后，各自散去，康有为也随着花小宝回寓里来。那娘儿们接着唤了几声姐夫，康有为不胜之喜。娘儿们打过洗脸水，倒过茶来，康有为洗脸后，喝喝两口茶。看看那娘儿却有几分姿色，真是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康有为为一时心痒，先犹说几句戏谑说话，随后不免动手动足。娘儿细说道：“只管说话便是，休要动手动足，姑娘瞧儿却不好看。”原来上海娼界中，凡使唤的仆妇唤做娘儿，那娘儿唤客人做姐夫，唤妓做姑娘。那康有为是惯于冶游之人，也统通知得。及闻娘儿之话，只道娘儿有意于他。不过防花小宝看见，因此口虽不言，仍不住手的戏弄。娘儿道：“老爷是个文雅的，怎地要缠人呢！”说时似无限情意，康有为便顺口吟两句道：

我是吞针老罗什，不妨醉倒碧霞杯。

吟罢，已见花小宝来对坐谈天，康有为便撇了娘儿，接着与花小宝说话。小宝装了几袋烟，康有为捻着两撇须子谈天说地，对着小宝搬着无数话来。一来说自己是个举人，二来说起自己在京如何阔绰，王公大臣如何相交，自己又有如何学问，今日时局自己应做如何大官。说得落花流水，志在博花小宝喜欢。不想那花小宝只有应，没有答，半晌，小宝才道：“自古说日出万言，必有一伤，老爷今晚说话多了，歇歇精神罢。”康有为方才无语。次早，康有为回去，娘儿要看他住址，也托称要探康有为，就随着康有为回寓到客栈里。有为只道娘儿别有心事，他来反觉欢喜。到房子谈了一会，娘儿见他举动，乘势巴结，索康有为借款。有为不好却意，竟送了二三百金给他。真是奇遇，娘儿是

个晓事的，自然懂得酬应康有为，好一会才去。自此康有为既恋着花小宝，又恋着那娘儿，那里肯回广东。

不想时日易过，钱财易尽。他只凭中举时赚得三几千金，前已用去不少。那时客囊容易干净，想来沪上是不能久居的。但欠下花小宝的花酒账已是不少，这番回去又要船费，如何是好？左思右想，定必向朋友借贷，料想放厚面皮，开口与友人借笔银子，尽可应手。想罢，觉此计是不得不行的，不拘张三李四，甲乙丙丁，只托称广东汇单未到，问朋友借款。跑往几处朋友，也借了五百金回来。本待结清花账，买张船票要回广东，不想色魔缠扰，忽然忆起花小宝及娘儿，又觉不忍便去。计起我还账若干，还有百余金多的。尽多留恋几天，也不打紧，便再往花小宝处。岂知挥霍容易，又竭力趋承娘儿，有求必应。不过数天，又散了二百多金。回头想来，这时花账更多，更不足支给了。且朋友借贷又可一不可再的，自悔借得银子时不及早回去。今时没法，三十六着实走为上着。便支发了店钱，问几时有船回广东呢？店主人道：“明天是广大轮船开行呢！”康有为便托了他购了船票，一面检拾好行李。又恐娘儿到来，那夜仍硬着往花小宝处，绝不提及回粤的事。到次早回来，立刻唤店伙运行李到船上。店主道：“那船是下午始开行呢，因何去这般早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午后天气热呢，早去罢！”店主更不勉强，倒送他到船上去了。

谁想上海妓女，在内则与娘儿互相串弄人客，如喜欢自己，则自己赚他。如喜欢娘儿，则娘儿赚他。至于在外，又在客栈遍布耳目。凡那人是自己人客，就对客栈说知。若那客逃走时，即来自己处报告。康有为那里得知，只道落了船，便当没事。那日花小宝闻客栈伴役来说，康有为已买船票要去，小宝不料他许早落船，早饭后即使娘儿窥探他。大凡使娘儿窥探逃走的客，只托为探访他，他尽不能逃去。及那娘儿到时，知道康有为已下船去了，娘儿急的跑到船上来找康有为。那康有为心中有事，虽当作没事，亦防有人到来寻觅，自放妥行李在房子里，即在船面张望。突然见了那娘儿下来，心中大惊，恐相见没得可说，便没命的奔跑。但船上有什么地方可避？左走右走，忽然后人急计生，望见船面之旁有杉板小舟吊起，便扶定船旁，跳在小舟之内。许多人看见，正不知他因甚么原故。少时，那娘儿在船中寻过不见，便登船面来。同船的见了那娘儿装束，料逃在小舟的为逃妓债起见，觉彼此同是广东之人，不好声张。旋见那娘儿觅了一会，左张右望，仍自不见，反疑他先运行李到船，自己却躲在朋友处，亦未可定。寻觅不见，便登岸回去了。康有为在小舟之内，时正六七月天气，被太阳晒得好不辛苦，又不知娘儿去了不曾，倒一直抬不起头来。后来同船的见着不忍，便大声道：“娘儿去了，小舟里头的人休再晒，快起来罢！”康有为一听，虽是娘儿去了，但自己逃避花债，被人知道，好不羞

耻。正是：

枉好冶游拖妓债，转蒙羞耻惹人言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康学究避债吟劣诗 安御史据情参伪圣

话说康有为因娘儿走到轮船中找寻自己，急跑到船面，跳在杉板小舟之内。正值是一轮热日当中，晒得康有为发昏章第九。好一会那娘儿去了，在轮船上的搭客看见那娘儿的装束，料知是青楼里头要来找寻人客的，倒觉好笑。及见娘儿去了，就有些好事的大声呼道：“那人去了，你起来罢，还晒不透么？”那康有为在小舟上听得，自忖这会被人看见，实在羞耻。但挨不得这般晒的苦，势不能不起来，惟有老着面皮带笑遮羞而已。便坐将起来，只见人立在船面的如排队一般，立在一处，来看自己。康有为眼望着各人，带着笑口占一首七绝诗，那诗道：

避债无台幸有舟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

娘儿不解其中意，犹自登轮苦索搜。

吟罢起来，故把满面笑脸堆下来，摇摇摆摆回至房子里。时船中人虽不识他的姓名，倒知道是一个无行的荡子。后船中侍役说将出来，才知道他就是康有为。都笑道：“他本来是要做圣人的，因何干这般勾当？”自然互相传说。凡船中搭客都知道康有为逃避妓债的事，有议论的，有讪笑的，康有为也听得这些，究竟良心难昧，羞于见人，却不敢出房门一步。回到粤省后，直到城里万木草堂馆内。各学生知道康有为回来了，倒出来迎接，先生前先生后的问候一回。因他公车不第，自然相慰，不是说阻迟一科，就是说文运偶蹇。康有为听了，觉学生之言尽似知道自己专为科名的。

因见学生齐集，就立刻登上大堂，都令各学生上堂如听书一般。康有为就发论道：“吾道其不行矣！昔孔子周流列国，齐欲待以季孟之间，而沮于晏婴。楚欲封以书社，而沮于子西。今又见于吾矣！”时各学生多不知他用意，就答道：“先生文章诗赋，素为吾辈所钦仰，不过目下文运未通，将来实不难中进士点翰林的。偶然蹇滞，何必如此愤懑？”康有为见学生苦苦说出自己为着科名，心上也不大喜欢。因自己虽然求名紧要，毕竟外面要撑个门面，要为圣为贤的。今偏偏被学生说破，势不能不掩饰。便又说道：“我岂为区区科名起见？不过欲借此释褐登朝，谋个兼善天下而已。是故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！”学生林魁先说道：“天生德于先生，将为世用，不过道大莫容，以至于此，先生权且待时可也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吾非自夸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中国乎！今道已不行，何德之衰！昔孔子欲居九夷，吾亦将乘桴浮于海矣。”梁启超道：“圣人达则兼善天下，穷

则独善其身，先生今日惟行邦无道则隐之义可矣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轶赐，汝是何言也！吾何止独善其身，今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。” 说罢，见各学生皆无异言，心中已自窃喜。徐看看各人，见陈千秋伏案不语，各人亦见奇异，康有为乘势道：“超回殆真知我也，实相赏于不言之中矣！” 说到这里，乘机退回房里，各学生亦退。康有为细想今日各学生在堂上，初时犹纷纷以科名相慰藉，实打中自己心坎，幸林魁先、梁启超等深会自己意思，将来尽能帮自己运动各事。尤幸自己把一番说话笼络住各人，但此后自己总要随处小心，装个认真道学才好。

自此，康有为凡在大庭广众之中，说话也句句老实，行动也步步方正。虽然拘束得十分辛苦，只为自己要做圣贤，不得不如此。因此许多学生有迷信他的，有明知他是假作假为的。但为虚名要紧，他自称为圣人，自然称学生做贤者。学生虽知他是笼络自己，却望可以饰智惊愚，将来或得世人崇拜。所以学生们不特安心，且替康有为游扬，好招罗门生。果然又多了十余人。就中一位林子重，本是琼州一个绅士，只为横行乡曲，逞刁好讼，被官府拿得紧急，逃在省城。那时听得康有为名字，只道他在省中各衙门很有交通，正待从游康馆，好望于自己构讼未完之件，或得他助力，故此来到康有为处受业。康有为就欢喜道：“昔孔子说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今足下远自琼州到来，可见吾道虽不行于上，犹能行之于下，又见得圣道自有传人，毕竟是老天未丧斯文呢！”说了，又向林子重道：“足下方颐广额，实将来国家公辅之器，正所谓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的大人物。足下不要自弃。” 林子重道：“量门生没什么学问，不算得是济世之才，怎敢当老师过奖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古语说，学然后知不足，你若在这里多学三两年，不患无学问，那时治国平天下就不难了。” 林子重好不欢喜。因凡人没有一个不好人赞扬自己的，康有为专把这个法门笼络人，林子重自然入彀。自此逢人夸张，倒说康有为赞颂自己。

但那林子重到了省城，本为经营本籍的讼事，故每天必寻乡亲商议。往来既多，自不免在花天酒地行动。况向在琼州本籍那僻陋地方，见闻较陋。今来到粤城，但见秦楼楚馆，华丽非常。车马如云，笙歌盈耳，已是眼界一新。且看楼中妓女，都装得冶艳妖娆，在琼州时何曾见过。故一到其间，便不免心迷目眩。不论昼夜，都流连花丛里，时常不在馆中。同学的自然要疑他，未免把言相试，那林子重更不忌讳，自直说出来。不是说某妓唱得好腔喉，就是说某妓生得好容貌，说时更手舞足蹈。同学中听了，因他进馆时康有为赞赏他太过，便心怀不满，即把林子重好寻花问柳的事对康有为说知。康有为犹道“他初到时我曾劝他，不要自弃，他那敢违我训诲，想他未必有此事。” 后更有几个学生指证他，反说他自己已经直认，康有为料知此事属实，且他又常常不

在馆里，本不必思疑。但省中大馆积习，凡出馆读书的，于嫖赌两字，本当做平常，可惜自己是要做圣人的，天天说自己的万木草堂和古来孔子的杏坛一样，若是流连花酒，那里做得圣人之徒呢？想罢，就当众人面前，把林子重骂了一顿，并道：“子重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

各学生退出后，觑着林子重回来，就斥骂他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骂他有碍馆里声名，纷纷吵闹。林子重却不敢计较。早被康有为听得，恐林子重真个去了，即令门房传林子重进来，说道：“英雄如韩世忠，风流如杜牧之，且放荡形骸，你饮花酒一事，原不算什么，但自己须要检点，勿使人知道才好。俗语说，宁使人知，莫使人见，你又不是愚蠢，反要对人乱说，可就不能掩饰了！你须知我这间馆与别处不同，尽要装好外局是紧要的。”林子重听了，唯唯而出。康有为恐各学生更有说话，令子重不好意思，便写了一纸贴在堂上，道是：“过而能改，便是君子，经传责林子重，他已唯唯服罪，自称痛改，所谓君子之过昭于日月者，实堪嘉尚。”这些话各学生看了，自然无词。唯林子重自忖道：自己并不曾服罪，又不曾自称痛改，今老师如此说，实是奇怪。又忖：方才先生传责自己时，只劝自己装好外局，且以韩世忠、杜牧之相比引，看来不是责我嫖妓，只责我不能秘密，我此后嫖饮，只不向人直认，秘密前往便是。

自此色胆更大，饮兴更豪，每晚膳后外出，就托称有什么事往朋友处，依旧在花丛中流连不倦。恰那夜到城外迤西一带陈塘的地方，正是青楼荟萃之处。约摸到三更时分，正从酒馆出来往娼院去，从后看见一人，早认得是康有为。林子重便亦步亦趋随着他，要看他往那处去。不想事有凑巧，那康有为正进娼院去，那娼院又正是林子重在那里呢一妓的。林子重见先生且如此，自己更不必畏忌，便快步前跑，超过康有为之前。回头一望，正与康有为打个照面。到这时，师弟很不好意思，实不得不招呼，康有为已满面羞惭。在林子重之意，因自己已眷昵一妓，正自打得火热，不如识破康有为，见是大家都是同道，免他再责自己。果然康有为见了，只点头回礼，那里敢作声。

到了次日回馆，恰上堂讲书，讲到“如好好色”这一节。康有为就发议道：“好色乃英雄小节。昔日咸、同年间，巡抚李续宾最好抢掠良家妇女，且常邀土妓到营中陪宿。后来被御史参他，那咸丰帝知他最能以汉攻汉的，又骁勇好战，正在乐得而用。就批出道：‘好色乃武夫小节，现在军事方殷，李续宾战事尚算得手，该御史乃欲以区区小节参革能臣，着毋庸议。’”这等说。自那道谕旨发出后，莫不惊异，倒道咸丰帝善于笼络。那李续宾更自感激，后来在安徽三河镇被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杀得大败。那李续宾困在重围，不能得脱，就与曾国华一同尽忠殉难。皆由咸丰帝好色乃武夫小节那一句

，他就感恩图报，可见好色自是无伤。且孟子也说得好，知好色，则慕少艾，倒由真情至性发出来，若把这点真情至性干大事业，就没有做不到的。即古来英雄失志，往往借酒色糊涂废事，故宋朝忠臣名将如韩世忠，也眷爱梁红玉，后来竟做了一个名臣。就是近来曾国藩，他未达时，也眷爱一个土妓，唤做春燕。曾把一联赠他，联内用唐句暗藏春燕二字，道是‘报道一声春去也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’。这件故事哪个不知？又如彭玉麟做诸生时，亦眷昵一少妇，唤做梅花的，因之苦心学写梅花，作终身纪念。这二人本是自残同种，虽不足数，究竟他的功名官位，岂不令我们钦羡么？”说罢，各学生听得他说起那几件故事，本是离题万里，但林子重听了，就知因昨夜在青楼上撞着他，因此说东说西，为自己遮脸之计，心里已自暗笑。

及说完书之后，回至房里，仍恐林子重听了这会书，怕把昨夜在娼院相遇的事说将出来。尽被学生知出自己外作圣贤，内实荡子，传将出去，自己面目还好见人么？就立即再邀林子重进房里说道：“我们大道不行，立功无地，问柳寻花，藉排忧国之闷，原不足怪。但世上达人还少，故我两人昨夜相遇，总宜秘密。若他人知道，就声名扫地了。”林子重已会其意，即矢誓不再宣泄。自此林子重已拿得康有为痛脚，益复无忌。不特常常到花丛里，且向来自己好讼的本性，更明目张胆。凡穿插衙门，有时更与康有为商议。康有为亦知林子重已知自己真相，更不敢装腔。

那日正在书房坐着，只见林子重进来，面色青黄不定，康有为料知有事。正待问时，林子重早先说道：“北京里头有御史参老师呢！”康有为道：“是哪个御史？参我则甚？”林子重道：“是御史安维峻，就是老师中举时房师安荫甲的昆仲。他参老师性情诡僻，行为荒谬，如明朝魏阉一般。以孔子自待，别号长素，犹言长于素王。门下生徒，又有超回、轶赐之称，犹言超于颜渊，轶于子贡，自是妄自尊大，以邪说惑人这等语。所参还有一件紧要的，现在正派粤督查办呢！”康有为听了，面色已是一变。正是：

枉骗同门称伪圣，顿教言路劾狂生。

要知林子重所说一件紧要的是什么事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朱一新论学究渊源 陈千秋夭寿归泉壤

话说林子重因御史安维峻参劾康有为，即对康有为说知。还说有一件是最紧要的，已交粤督查办。康有为听了，觉林子重所说安御史参自己各情，如以孔子自比及妄自尊大以邪说惑人等事，心知参的不错，故一听得交粤督查办，面色已登时变起来。便问道：“还有一件是参我什么事呢？”林子重道：“他说老师所著《新学伪经考》一书，称孔子改元称制，不特厚诬孔子，且实是心谋不轨。并道这书于学术人心大有关系，须毁去书板，重重把老师惩办

，才能正人心、端学术：这等说。老师试想平生所说，如黜周王鲁呢，张三世呢，正三统呢，于学术人心有什么妨碍，如此参劾，还近人情么？”康有为听罢，默然半晌，暗忖自己所著《新学伪经考》一书，只在北京时赚骗四川缪寄萍的著作得来，初时本欲窃些声名，故把缪氏原著署作己名，付梓发行。今因此书被人参劾，倘若是查办了，要惩办自己，就悔不如不窃骗他人著作较好呢。想罢，便道：“你从哪里听得来？”林子重道：“弟为有些讼事，得与督幕里头一位老夫子相识，他却秘密告小弟知的。”康有为道：“现在粤督之意，究竟怎样？”林子重道：“这却未知。但小弟因乡间讼事，因与邻绅争承赌具及争官书院常业两案，曾与那位老夫子有过付，小弟尽易向他关说。故他对弟说时，弟已请他关照，他亦已一力担承，想断不致有碍的。”康有为道：“你如何不早说？你但说我被安御史弹参，又不把与督幕老夫子关说的事先行告我，若没胆子的，好不吓死！”林子重道：“说话尽要次叙，若不说明参案，怎能说下去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自今不必多说，总在督幕里头的老夫子竭力说情罢了。”林子重领诺而出。后来费尽许多人事，尽力斡旋，才把安御史的参案，什么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糊涂奏复了。康有为经这一场造化，到那时方才心定。

那日方从友人处回来，听得安御史这会参他，原因康有为中举时，房师安荫甲一场苦心，存起康有为那本卷，不料康有为中举后，拜过两位主考，并不曾拜过荐卷官。安荫甲就心怀不服，就查悉康有为的痛脚，函请安御史参他的。康有为听得，回馆后即对众学生说知，并说道：“我三场文字皆应入选，且所考的是朝廷科举，中的应中，说什么受知师？我原不必拜他。且他有何学问，却要我投拜他门下。我不拜他时，他便见怪，就要怂恿他的兄弟来劾我，还近情理么？”各人听了无语，单是林子重答道：“中的应中，既无所谓受知，况安荫甲又怎能当得老师叩拜，老师也说得是。唯当初不拜荐卷官，不如连两位主考也不应往拜。但老师独拜两位主考，究是何意？”当下林子重这一问，原属有理，只是康有为实不愿闻，却亦没得可答，早已面红耳热，半晌才强答道：“我却蒙两位主考簪花，实不得不拜的。”林子重又道：“据老师说来，中的只是朝廷科举，簪花亦是主考应做的事，似亦不必往拜，想老师于两位主考太过谦虚罢了。”康有为这时实嫌林子重顶撞自己，但子重向知自己的内事，却不敢责成他，就势道：“这般小人，动因私意报复，就怂恿言官参劾当今大贤，岂不可恨！然天生德于余，安荫甲其如余何？只可惜道大莫能容，动为世人所忌，欲行其道，岂不甚难？此后惟有如杏坛讲学，长此终老而已。”说罢，不胜叹息。

各学生齐道：“老师尚未及强仕之年，何便灰心如此。三年一科，以老

师文字，寻个上进，是不难的。” 康有为怒道：“我已屡说自己不是好求科举的人，偏苦苦把括帖功名来安慰我，实是小觑我了。” 各学生又道：“我们不是小觑先生，不过欲出身加民，须由这条路进身。即日前先生进京，亦想是此意，叵耐文运未通，就阻迟了时候罢了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我们不仅区区求做官，只怀一个达则兼善天下的念头而已。若但谋科举，实非吾志。且即做官，岂必尽由科举？” 说到这里，各学生又道：“难道先生要由捐班出身不成？” 康有为道：“这一发不是话了。科举我且不愿，何况捐班？” 各学生道：“然则先生要从那里出身呢？” 康有为道：“昔成汤聘莘野，刘备顾草庐，一旦得时，不患朝廷不来征聘。” 各学生听得，那愚拙的就信康有为抱道自重，稍有知识的就知他把一派梦话来欺人了。

正谈论间，忽门房报称有人来见，康有为就退下堂来回屋里，着门房请那人来见。却是前任御史浙江翰林朱一新，到来相会。康有为让他坐后，即问道：“足下光临，有何赐教？” 朱一新道：“闻前者足下被御史所参，今幸没事，特来问候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自来君子每为小人所排击，也不足怪，何劳老兄费心！” 朱一新见他开口就以君子自命，已觉可笑，只随口答一声“是”。康有为道：“老兄近来看什么新书？” 朱一新道：“圣经贤传，看个不尽，新书二字，就是足下与小弟倒怕不曾梦见。” 康有为这时好生不悦，即道：“足下何由知我不看新书？如足下所说圣贤经传，我反不瞧在眼内呢！” 朱一新道：“我正有一事要向足下请教。足下所称《左氏春秋》为伪经，究竟从那里见得？” 康有为道：“足下还不知么？左氏一经，不过汉时刘歆所著，只托于左氏之名，书中语气全是刘歆的。” 朱一新道：“此不过逆臆之言。刘歆若经年累月著就一经，何苦要借重左氏之名？且刘歆即不欲自己署名，彼孔门许多弟子，何以不托名他人，必要托名左氏？老兄得四川缪氏绪余，何苦误信如此。” 康有为此时深怒朱一新提出四川缪氏，即答道：“这见地实是小弟读书得来，并非得诸四川缪氏，足下此言实属无理。” 朱一新道：“无论此见解为四川缪氏的，抑为足下的，但据理而言，这等见解实是不通，只可欺愚民，安能欺得有识之士？” 康有为道：“你这见解是小弟逆臆之言，试问足下又有何据，谓《左氏春秋》非刘歆所著？” 朱一新道：“自然有据。司马迁自叙一篇，已言有《左氏春秋》，论司马迁本在刘歆之前，可见左氏一经，不是刘歆所著，想老兄或不曾读过《史记》耳。” 康有为见朱一新谓他不曾读过《史记》，更火上加油，怒道：“小弟实是烂熟《史记》的，腐迂说《左氏春秋》一语，只是后来刘韵所改耳。” 朱一新道：“这话更是无稽，司马迁《史记》谁见刘歆改来？足下遁词，抑何可笑！” 康有为道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，足下实为古人所欺。即如世说焚书

坑儒，难道真有其事么？”朱一新道：“我亦信真有其事。”康有为笑道：“天下许多书，始皇那能搜罗净尽而焚之？即天下许多儒者，岂亦尽任始皇坑死吗？足下信以为真，又有何考据呢？”朱一新道：“鉴史曾说得来，道是聚天下书籍于咸阳而燔之，又捕儒士四百五十人悉数坑之，此便是证据。且只言焚书，不是言焚尽天下之书；只言坑儒，也不是说坑尽天下之儒。足下谓为不真，试问又有何据，谓始皇无焚书坑儒之事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世称始皇焚书，而后有漆书壁经之书，但漆书壁经一说，不载于鲁恭王传中，可知是假。《纲鉴》多后儒伪造，以讹传讹，足下信之，又为古人所欺了。”朱一新道：“你且勿信鲁恭王传，我且勿说《纲鉴》，但当时诗书偶语者，且要弃市，可知焚书坑儒的事是确有的了。”康有为听罢，不觉满面通红，无言可答。朱一新见他如此荒谬，故略折驳他一二，今见他哑口无言，亦恐他不好意思，只得讲些别话，支使开了，再谈一会而别。康有为深恨朱一新不已，又恐方才被他驳倒，不知学生有听得没有；若被学生听着，必谓自己学问不足，实在朱一新之下。便传门丁进来问道：“方才我与来友谈论，可有学生在房门外窃听没有？”门丁道：“朋友往来谈天，学生们哪有这般闲心要来窃听呢！”康有为方始放心。便一连数天，尽翻书籍，看有什么考据，可与朱一新再行辩驳。谁想翻查自己所有的书籍，究竟是朱一新说的有理，自己实不及他，惟有哑忍而已。这且按下慢表。

且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把好言笼络一班学生，各学生又替他招罗受业的人，渐至生徒已有数百之多。其中惟陈千秋改号超回，与梁启超改号轶赐，就算是康馆天字第一号的门生。那康有为自试过南宫不售回粤后，又被朱一新驳倒，已郁郁不乐，虽日中以孔子自命，好欺饰庸愚，但恐自己日前夸张太过，自被朱一新驳倒之后，终恐被人知道，无以见人，便拟出游别省，托称如孔子周游列邦，暂时躲开广东亦好。适又接朱一新寄来一函，康有为一看，只看那函道：

长素足下：日前踵门，得领大教，两相论学，想足下胸中仍有欲发挥者，弟亦甚乐闻教。然仆与足下，皆非新学中人，故谈及新学，皆如门外汉。若谈旧学，则弟读书廿年，生平所学，正欲质诸足下。或以函札讨论或对坐研究，弟不敢不勉。想足下自以为是，弟亦岂敢自以为非，他日将两人见解刊发成书，以待世人评议，亦雅事也。

康有为看了，见朱一新自从驳倒自己，反来纠缠自己。更称要将两人辩论的见解刊发成书，这样无论世人见了，及自己学生见了，皆失自己体面，故三十六着以避为上着。是以托称周游各省之意，当要即行，便把朱一新来书按下不复。又想孔子当日周游，也带同门弟子前去，想这会如超回、轶赐等，自应

一并同行。偏事有凑巧，那陈千秋正因有病，恰才回乡去了。康有为便问学生：“陈超回几时回来？”各学生都道：“不知”。康有为道：“他究竟是什么病呢？”各学生道：“他但午后潮热，同学中多疑他是夹色呢！”康有为听了怒道：“超回家眷不在城里，他又不回乡已久，哪有此症？除是宿娼得来。但回也好学，断没有此事，你们休要乱说！”众学生便不敢多言。不想过了两天，陈千秋家乡已使人到城搬取千秋的衣物，道是陈千秋已死。死时自舌头至指甲统通瘀黑，活是夹色死的。康有为一听，也恸哭道：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亡之命矣乎！”徐徐又道：“天丧余，天丧余！”放声哭了一会。各学生也来劝慰，康有为道：“昔孔子谓颜回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吾之超回亦不幸短命，前后一辙，甚矣吾衰也！”说罢，复捶胸大恸。正是：

论学偏逢高手辈，及门又丧得心人。

要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变宗旨遗书通革党 诈传道踏月涉荒山

话说陈千秋身故之后，唇舌指甲统通瘀黑，康有为也学孔子哀冉伯牛之语，把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哭说了两句。又想起颜渊死，孔子哭之恸，自己改陈千秋的别号，唤做超回，因亦捶胸大恸。且见他有点聪明，又是自己心腹，一旦殁了，将来尽少一个帮手。加以同门感情，自然是要哭。当下各学生劝慰了一会，康有为徐徐拭泪对学生道：“可惜贤人天不予以寿。”徐又叹道：“昔者颜回好学，不幸短命而死，今吾之超回亦不幸短命死矣，古今一辙，安得不令人发叹！”各学生再劝慰一会而散。康有为即洗过脸手，拿京潮烟袋抽了几口，细想学生去者不追，来者不拒，纵然死了，外面若没有分毫怜惜之情，哪里能感动同门？天幸来得一副急泪，好见得自己爱贤之心。到了次日，即学皇帝祭悼大臣一般，赐祭一坛，令各学生备礼物前往陈千秋原籍致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康有为自被御史安维峻参劾之后，时粤督见他只是一个狂妄书生，料不能干出什么大事，故反说安御史小题大做，即糊涂复了，不啻替康有为洗刷了。那时康有为方始安心。自此，对着学生，也称自己道大莫能容，为世人所沮。但独坐无卿之际，又想起自己本来要做个中国圣人，五洲教主，奈学生天天出外标榜自己，凡外人仍是讥诮的多，信从自己的少。凑着中了一名举人，又不曾上进。因此满胸抑郁，终不免宗旨不定。见异思迁，是个自然的道理。偏事有凑巧，那时正是孙文、杨衢云等谋在广州起事。被汉奸泄漏了机密，致所事不成。被拿了朱、邱、陆、程四人，流血去了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中听得此事，知道孙文是久读西书，是个英国医学士，杨衢云亦是久读西书的

，那两人均是熟悉西国文明政治的人，一旦同谋起义，其志不小。又打听孙、杨二人发起一个兴中会，会里头的宗旨是因中国被满洲人占据了二百五十余年，因要兴复中国，这等题目，原是彼党宗旨。又闻得孙、杨二人的主义，是要将中国行个民主立宪政体的。究竟什么民主立宪，自己本不大知得。但这个名目尽觉新奇，横竖数年以来做圣做贤不大得人信服，不如从他那条路走走也好。不觉一想一击节，拍案道：“是了！这念头端的不错，不如派两个学生寻他，好与他同谋举事。”继又想自己原是要做道学的，现在风气不大开，种族不大辨，多管当这条路是个犯上作乱的，人再不信自己是个道学的，却又怎好？便是这回派学生前去，怎么造词才好？

想了想，打算定了，即唤学生林魁、梁启超进来。分坐后，林、梁二人先说道：“先生唤我们到来有什么指示？”康有为故作叹道：“你们瞧瞧中国里道头这十来年间，可成个什么样儿？甲申年被法人打破了福州，还亏补了几百万讲和。后到甲午年间，又被日人打得大败去了，亏那李鸿章几年精神，成了北洋水师，也降的降，没的没，那百来兆的海军资本统打掉黄海渤海间去了。陆路的什么淮军、毅军、湘军，更没得可说，整整又赔了二百兆银两银子才了得事。你道中国几多钱财，能够年年充做赔款呢？再者，如旅顺、大连湾、广州湾、威海卫、胶州湾，统统被外国人抢了去，你道中国又有几多口岸？弄得外国人天天说瓜分，可还了得！若不把中国另行制造过来，斯民身家性命就不用要了。”梁启超道：“先生也说得是，只若是另行制造中国，究要什么法子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我们志向本要保国安民，叵耐大道不行，反要把我们参劾，还有情理么？虽则安命听天，是我们志在圣贤的分内事，但是国家紧要。因我们中国被满洲人占去多时了，却被满人把持，没些变动，将来尽被外人分的分，灭的灭，是说不定的。不如索性把满人驱逐去了，复回完全的中国，像日前孙文的所为，却是不错。”

梁启超听了，也点头没有答腔。林魁听得，已伸出舌头，几乎缩不进去，半晌才道：“这样看来就要做革命党了，怕我们实使不得呢！”康有为便问其故，林魁道：“昔者孔子亦是道大莫容的，也宁愿乘桴浮海与欲居九夷，也不愿做这等事。且我们在这里，哪个不知是要做圣做贤的，今一旦如此，好不令人议论。”康有为道：“你忒呆了。你道孔子不赞成革命的么？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这两句话就是孔老头儿说的。不过孔子力做不到，又见周德未衰，故不能干这顺天应人之事。然而《春秋》改元称制，其志可见。今时局如此，比孔子当时却又不同，就只好错过了。那姓孙的说的什么民主立宪，我们却不懂得，只此事若干得来，为头的就做个皇帝，玉食万方，其次也做个开国功臣，食邑万户，倒像为圣为贤的一样儿流芳千古

了。你道好否？”林魁道：“这样果然是不错，但目下究要怎样做法？”康有为道：“俗语说万事起头难，今孙文等日前谋起于广州，想已预备多时，党羽自不少了，我们尽可交通他，说道与他同谋，他们在外打点，我们在内照应，行事较易。想他志在成事，料没有不允的。”梁启超道：“我们向不曾与他相识，怎能与他交通？”康有为道：“他们既谋大事，正须多人相助，何患交通下来。我探得他现寓澳门，就写一封信给你们前往，且看如何。但此事比不同别的，总要慎密慎密才使得。”林、梁二人自不敢违抗，即领了书信，托称有事要往澳门，即起程去了。

林、梁二人一路忖度，觉好好的求做个圣人，还自安稳，且纵使他人不认我是圣人，惟我自己当做圣人有何不可。今偏偏讨事做，又改转念头要做皇帝，可就奇了。况且自己可以自称为圣人，若皇帝做不来，就断没可以自称做皇帝的，这想头就差得远了。慢表林、梁二人且行且想。原来孙文、杨衢云是当时革命党的大首领，宗旨主张要恢复中华，做个民主立宪国的。自从那年谋在广州起义，被人泄了机密，因至失败，其后居于澳门，正寻机会以图再举。及见林魁、梁启超领了康有为的书信到来，交通自己。见彼此都是中国人，今肯来相助同谋，本没有不喜欢的。只素知康有为那人是宗旨无定，妄自尊大的，且天天外面要做圣贤，肚子里却热心科举。又性情乖僻，凡粤人听得他名字的，哪个不唤他做癡康，这样就不是个肯流血救国的人了。故眼前见他通信到来，口称要同谋举事，虽不好拒绝，只不过淡淡应酬而已。

林、梁二人见此情景，只得回省城去了。把情形覆过，康有为听了默然无语。自忖自己已是一个举人身分，满望一封书交到他们，一定欢迎。今却如此冷淡，难道他们小觑自己是不能干事的？想一会才道：“你们料孙、杨二人意见怎地？”林魁道：“想忌我们本领压住他是真。”梁启超道：“这却未必。大凡读西书的人，更识得外情的，每谓我们读汉文的是个书呆。他满意我们只合求科举、说官阶。抑或有点事识破我们，就瞧我们不在眼内。况见我们是向政府求功名的，更疑我们是去侦探他们的行动，自然要思疑了。”康有为道：“轶赐的话还自有理，但我有什么歹事被他看破？总而言之，吾道不行，就所如辄阻也罢了。你们且退。难道自己就干不来，要依附他人不成？”说了，林、梁二人退出。

康有为再想孙文如此见外，料觑破自己不是实心与他同志，故以如此。但两学生前去亲见，他人不赏脸，自己面上实过不去。他日稍有微力，无论如何尽要阻碍孙文，才出得今日这口气。想罢，心中更自愤闷。又忖这回欲助同孙、杨行革命的事，只有林、梁两学生知情，若传将出去，恐又被人说自己见异思迁了。况林魁为人不甚懂得机关，容易胡乱说了出来，因此要靠林魁秘密

，更竭力笼络林魁。常说林魁性情酷似曾参，质虽愚而勤于学，将来得吾道者必魁了。林魁听了，见先生说自己可以继承道统，好不欢喜，便又竭力趋承康有为，一举一动也留心不过。恰那日是八月中旬，适逢佳节，夜后家家笙管，处处弦歌。同门学生或唤花舫游河，或到酒楼赏月，更有些告假回乡趁节的。十分热闹的时候，哪个不出门游逛？所以万木草堂里头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林魁因屡次蒙先生赞他勤学可以传道的，更在康有为面前卖光儿，虽什么热闹的时候，也没有出门。只着使唤人买了些果饼回来，拣张桌子来在大堂上，又拿过张椅子来坐着，手拿了一盏清茶对月而饮。只见一轮明月当空，星稀云净，那月色倒照庭阶，越发精彩可爱。

时不过初更以后，康有为本欲出门赴友人饮局，忽见那姓林的如此孤零坐着，反不要及时行乐，毕竟劝学的自是不同，连自己也不好出去。忽即遛返房子里，又觉如此良宵怎好辜负，因此脚步还未起行，那三魂七魄不知飞往哪处繁华闹热场里去了。故几次蹀躞房中。林魁见了，又不知康有为要作何事。怕忌自己独坐此间，看着不好，亦急的遛回房子里躺在床上。忽听得隔壁嗷嗷嘈嘈，有品箫弄笛的，有猜拳行令的，动得自己心痒。觉他人如此热闹，自己何苦博个勤学的名，挨的寂寥，旋又起来向门外一张，见康有为在房中亦像行坐不安，口语喁喁，脚步忽出忽进。林魁正看得出神，忽听得康有为房门一响，就疑他要出门去了。猛不防康有为拿了一杖行出来，向自己房门一击道：“魁乎！”林魁急的应了两声“唯唯”，即披衣出了房外，果然见康有为，即随着他直出了馆门去了。沿街上行来，亦步亦趋，正不知先生要唤自己何事，又不好多问。心里盘算间，已听得谯楼上已响了二更三点。想如此深夜，趁着馆中无人，独唤自己出门，想必是要给自己传授道统。因先生亦说过将来可承他道统的只自己一人，今更幸各人出门寻快活去，实是我应得道统的机会，可无疑了。

且行且想，但见康有为没句说话，自己便肃然庄重。不觉已近三更，行人渐少。只有月色照得街道如同白昼，一路踏着月色而行。已不知经过几多街巷，渐行得乏了。又想虽要传授道统，怎要行这般远？怪得古人说任重而道远，自己应不必畏行路之难。再过几条街巷，已见一座高山，早认得是观音山的去处。脚步越觉疲软，行一步歪一步，已挨得到山脚。向上一望，尚有百数步石级，也见康有为亦行得气喘喘的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林魁正要请他大家坐一会儿歇歇，又恐以畏难被先生见责，便一句劳苦话也不敢提了。在康有为自己，亦觉行的太苦，但林魁且不提及，自己要把道统传人的，如何敢说？惟有竭力扑跌上前，口里像吹气的一样，呼呼的吁响。及行到了一座观音堂前，正要歇歇足儿。就借观景为名，在石磴上抖了抖。林魁肃然坐着，精神注在康有为

身上，看他如何传授，一手、一足、一耳、一目，无处不留心。时康有为一句话也没有，只是四围张望。觉月色虽好，但那地恰在树阴之下，正当秋风初起，树枝摇动。初时行路也不觉得，到这里见树断迷离，竹声沥沥。适有只鸟鹊在树上，惊霜怯月，飞的扑扑有声。二人不知是何鬼物，不觉毛发悚然，吓得一跳。康有为觉此地坐得不安，便起步望山顶再行。林魁见他未曾传授，也不敢怠慢，惟再起步跟随。直至山巅之上，但见正中一轮明月，照耀得银世界一般。俯瞰鹅潭，月映江心，万象汪洋，澄清一色。正是月白风清，天空地静，真觉烦心顿释，万虑齐除。拣一片草地上坐下，林魁也陪着肃然坐着，默听传道。正是：

不畏长途登峻岭，只称传道骗同门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谈圣道即景触风情 为金钱荣归争局董

话说康有为拣一块草地坐下，林魁也陪着坐了，正静听他如何传道。康有为先举首望天，随又低头望下地去。林魁忙点头，当这个情景，是圣人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之意。康有为正待说下去，突然向前远地一望，但见各家庆贺中秋的旗帜高扬，或纸或布，五光十色。凡羊角灯、走马灯、风筝灯，纸尾扎成批皮橙样，似攒珠串儿挂起，家家斗丽，户户争妍。瓦面上灯笼的灯光烛天照地，与月色争映。在那最高的所在看下海面去，没些遮蔽。水光涌着月色，如玉宇银涛，一点尘障儿也没有。那些买棹临流赏月的大大的画舫，细看去只像一叶的小扁舟。其余小艇总看着不着，只见得万点灯光，在海面随波上下。又见一处更为闹热，一派灯火之光直冲霄汉。灯光之中，略认得横旗直帜，全用花绉剪成。灯光之下，隐隐无数花楼画舫，较别的船艇尤为繁华大观。康有为也料是谷埠花丛的去处，怪不得这样奢华。又朝西一望，觉灯光照耀，旗色飘扬，差不多像谷埠里一般，又料是陈塘的去处。自忖那两处地方，自己也到的多了，什么美金、银美、牡丹、玫瑰，倒是自己心坎儿相许的可人，可惜今日佳节良宵，碍着林学生在馆中，赴不得友人的饮局，也不曾到那意中人处探节，是一缺憾的事。明儿相见，定然要怪自己是个当着时节躲避开的了，怎么办呢？正胡思乱想，险些儿忘却传道的一件事。急转念来向林魁正欲有言，忽然近地笙歌弦管之声，随风送到耳边，音韵悠扬。又可惜美景良宵，偏到这荒山上无聊的坐着，不觉诵唐诗一句道是“谁家玉笛暗飞声”，说了，看林魁肃然对坐，不免反悔孟浪。急的定一会神，干那传道的事业，就举起手上所携的杖，向草地上画上一回，即说道：

魁乎！吾道一以贯之而已矣。虽吾也道大莫能容，然天地之未丧斯文也，幸生德于余，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故吾党之小子斐然成章者，大有人焉

。惟魁也，智足以知圣，学足以致道。五百年必有贤者兴，薪尽火传，当在吾党。魁也勉之，尔毋多让焉！

林魁听罢，又连应了两声“唯唯”，康有为即点头不语。林魁觉乘夜穿街过巷，跋涉到这处高山，仅听得几句四书陈腐的语气，可是这般就算传道？悔不如早上出街游玩一回，还畅得心神。即或不然，就在馆中早早睡觉，还能养养神，胜过劳苦来到这里，因此也甚悔此行。忽又想起当时孔子传道于曾子，亦只得一句，或者自己将来真能继承道统，也未可定。当下自言自语好一会。康有为亦料林魁必有些悔意，正待起行回馆，猛不防听得丁冬丁冬，谯楼上已响了四鼓，想这时各街道中多管关了闸子，怎能回去？若沿途叫闸，明天若被人知道了，怕满城都要弄出笑话来了，因起了身时，仍复坐下。林魁初犹未省，满望快些回去，眼巴巴望得康有为起身。待要起行，忽又见他坐下，不知何故，自己亦惟有再坐。康有为道：“想不久就天亮的了。”林魁那时方知要待天明方能回去，定因街闸未开之故，但挨足一夜，好不辛苦。

因坐了多时，两条腿也麻了。欲就在草地上睡下，又因这回是到来传道，不可露出疲倦的状态。且又不恭，断使不得，惟有撑起精神兀坐。究竟来时已行的苦，又寂坐了多时，容易疲倦。先是打了几个呵欠，随又打盹儿，身上似撑持不定，东摇西歪。康有为看了，心上兀不自在，惟诈作不见。而且自己亦疲惫得慌，欲开言大家同睡在草地上歇歇。但觉金风飒飒，玉露零零，草已沾湿如雨后一般，随抚自己衣裳，已是湿透了。不特难睡，且亦不能久坐，但自己究不敢做声。林魁已忍不住，即道：“不如跑回观音堂那里，待天亮时才返也好。”康有为亦以为然，即起身一步步走回观音堂里。行时犹恐庙门未开，须在门外待旦。凑巧观音堂的司祝因年老不大浓睡，却起来开了庙门乘凉，且看月色，忽见两个人影闪闪匿匿前来，肚子里满腹思疑，觉如此深夜，有什么人到此，正不知是人是鬼。纵然是人，想亦是盗贼一流，还幸庙里没甚东西可盗，便闪在一边，看他两人行动。及行近时，却见他两人是个书呆模样，整衣长袖，摇摇摆摆，司祝大为诧异。二人却向司祝把头一点，即进庙里。司祝即问道：“你两位是什么人？深夜来到这里干什么事？”林魁也不能答。康有为道：“是来赏月的。”司祝道：“奇了，偌大热闹城市，繁华的水面，难道没一处可以赏月的，偏要这荒山才好？”康有为道：“热闹的不好，究竟这等地方还雅静呢！”司祝笑道：“雅静的却好，只太自苦了。”

林魁听了，觉这司祝若做着自己，还不着他道儿，不知我怎地愚蠢到这样。那康有为却道：“你不闻古人踏雪寻梅么？我们便算登山赏月呢！”司祝道：“只好好说目前的事，怎地又说起古人来？”康有为又道：“你老人家怎地要这般早起？”那司祝道：“你看才是五鼓，我哪便起来？还要

睡呢！”康有为道：“我们行得乏了，想借地方歇歇。你老人家只管睡，我们权坐这里少时便去。”那司祝道：“你是要赏月的，出门外也好。”康有为道：“想你老人家不愿留我在庙里了，但圣人于人无所不容，又何苦如何呢？”那司祝道：“什么是胜人输人，我不懂得。我定要睡，休缠我。”康有为道：“谁缠你？我们又不是强盗，何必多疑。”说了，那司祝仍不肯，只喃喃说道：“平时又不相识，知人脸面不知心，况夜行的有什么好人，怎敢便留宿？”林魁心中且愤且悔，早走出庙门外，康有为也随着出来，无可奈何，只在观音堂外等到更残而后，方起行回馆。

当来时因要传道，方一团勇气乘兴而来，还不大苦。及回时已挨了一夜不曾歇过眼儿，且心中带几分悔恨，行的更苦。及回到馆时，已日出东方，各学生正讶他的康先生和林魁二人不知哪里去，问问门房，才知他两人于昨夜将近二更相将出门。都忖道：昨夜众方出外游行，单是林魁不往，先生独与他同出，定有些秘传，故乘众不在方干去。正议论间，只见康有为手拿一杖，与林魁同回，无精打采。林魁更垂低头脑，直回房里。各人正欲问时，已见林魁快把房门闭上。躺在床中，倒头便睡。旋又见康有为着门房传出，今早不讲书了，亦闭上房门便睡。可怜他两人一夜挨得苦，疲倦到极。整整睡到夕阳西下，方自起来。那林魁更睡出病来了，连服了两剂茶，发了表，方才好了。因昨夜的事，心里自知其愚，初时也不敢对人说，后来许多同学探问才略露些。谁想各学生也不胜钦羨，谓他独得继承道统，可见各学生倒被康有为笼络上了。只有林魁身受的，自知其愚，差幸各人反歆羨起来。觉自己已经被欺了，不妨乘势欺人，便说得天花乱坠。自此各人也越发敬重林魁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康有为原籍西樵地方，有一条基围，唤做桑园。那基围包围许多田亩相连，十三乡倒靠那桑园围防御水患。以前因西流水涨时，每致基围溃决，因此连年须大费修理。先是动支公款，但连年如是，公款也支销多了。附近绅士就借修理基围之名，借端开赌。这赌具唤做围票，凡是各村士绅都有陋规均派。且那基围相连南、顺两邑交界，更积有修围常款，曾为争揽私利起见，两邑绅士已经缠讼多年。偏又增多一笔围票款项，如何不争？单是各绅，既有陋规均派，都死力帮讼，单瞧康有为不在眼内，故陋规没有康有为的分儿。康有为眼睛仍是黑的，心中实爱财如命，见陋规单不派到自己，心上已怒不可遏。但自己向来称贤称圣，故虽没有陋规派到，口里却不敢说什么。各绅士亦见得他有癡康之名，由他称做圣人，估量他奈不得什么何。藉藉众口，谓他是个圣人，断没有收受陋规的，自不好派往他处，免讨没趣。康有为听得，见各绅士不把陋规送来倒还罢了，还把圣人贤人的话来讥笑，如何忍得？叵耐十三乡中，许多翰林士绅，自己只是一个举人，也没法子。因当时做局绅的是张乔芬

，本是一个进士主事，因他科分进身在前，故许多翰林都让他总理局务。康有为既恨张乔芬，满望点得一名翰林回来，要代他掌局。纵不然，亦须慢慢寻个法子好来对待他。

怀了这个念头，已非一日，因此想出一条计。一面说称要整顿地方，一面在乡间又使人游说绅耆，荐举自己充当局董，至于向来有与张乔芬不睦的，也帮同助力。于是有欲扶引康有为的，有欲摧倒张乔芬的，不一而足。康有为满心满意这名局总拿到手上，只各乡大绅一来见康有为科分太新，二来见他少年轻薄，三来见他康姓族小人稀，总瞧康有为不上。康有为只妄自尊大，那里得知？但见些乡人受自己嘱托，列名来举自己，只假意推辞了一次，随后再来请充局长，当即允了。正待择日进局，又恐学生知自己贪做局绅，即饰说道：“我本待要出身加民，奈却不得乡人敦请，且要整顿地方，也没奈何了。”

谁想正任局绅张乔芬不曾理会，拿定局戳不肯交出，康有为大怒，即到县里控张乔芬把持局务，据戳抗众。张乔芬又控康有为武断乡间，要谋据局款。县令见两造情词各执，只放下慢慢查核。康有为焦躁不过，只怂恿乡人往索局戳。时适翰林院侍读学士潘衍桐因眼疾居家，他是南海西樵天字第一号的大绅，原与张乔芬有点交情，却又最鄙康有为向来狂妄的。听得张乔芬来说，康有为要谋充局长，恐他一进局中，不知如何颠倒，便嘱乔芬道：“如他亲到索取局戳时，只推说来这里交待，如此如此，管教他一场出丑。”张乔芬即依计而行。果然三五乡人来索局戳时，只推待康有为亲到索交。及康有为到时，又推往潘学士处交待。那康有为希冀一名局绅，已失了魂魄，犹当张乔芬之言是真，要到潘学士处接受，不想反丢一场架子回来。正是：

堪笑贪资谋进局，顿教出丑在当堂。

要知潘、张二人弄什么计来，令康有为出丑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据局戳计打康举人 谋官阶巧骗翁师傅

话说康有为因与张乔芬争充局董，有为先自串通几个乡中绅耆，帮助自己。张乔芬料然争他不过，即请教潘学士。那潘学士是最嫉康有为的，因他行止声名不大好，断不肯令他充十三乡局绅，当下即暗嘱张乔芬如此如此。乔芬领了潘学士密计，因为康有为要逼自己交出局戳，就挥了一函与康有为，说称局戳已交至潘学士处，请康有为到潘学士处领取。康有为信以为真，见了张乔芬那封书之后，即欢喜对人道：“今番局戳到潘手了。”便独自一人乘了一顶轿子，跑到潘太史第来。先自把个名刺传进去，少时见阍人传出一个请字。即时下轿，转令轿夫等候，独进门里去。由阍人引至厅上坐下。等了半天，不见潘学士出来相会，心中大为诧异。正待向阍人问个原故，只见有两个人从后堂转出，向康有为招呼。那康有为当自己是个新任局绅，摆出个大架子，任那两

人恭恭敬敬招呼他，他却不起身。只大模大样，略把头一点。那两人已怒他荒谬，明知他是康有为，却诈作不知，故问他尊姓。康有为只答一个“康”字，亦不还向那两人问讯。那两人怒极说道：“你就是康有为何？”康有为点首道：“不差，想我是新充十三乡局绅的康夫子，你们知道了……”说犹未了，只见那两人发狠道：“你就是康有为，该打，该打！”说着，只见后面几个人跑出来，康有为听得一个“打”字，已自心惊。又见几个人一齐跑出，慌得面色也青了，鞋不及穿，向门外就走。早被那几人轻轻赏了几拳，故意把他纵了。

原来这个摆布，都是潘学士授计与张乔芬，引康有为到来，为他谋充局绅，要他当堂出丑的。自康有为走后，潘学士与张乔芬方从里面出来。问得情形，自然见得好笑。潘学士笑道：“那癫康天天说文明，我才把野蛮手段来对付他呢！”张乔芬等听了鼓掌而笑。潘学士即谓乔芬道：“你在这里权住几天，避他寻仇，然后拿回局戳，你只管办你事罢。待我禀知南海令，由你照旧办理局务便是。”张乔芬自然感激不提。

且说康有为走了出来，大声唤那轿夫时。轿夫见他身上仍穿长衣，足下仍穿了白袜，偏没有登鞋子。额上的汗如雨点下，面色青黄不定。这个情景，已自偷笑。即抬他回至寓里，领了轿钱便去。那康有为见了寓里的人，那时面上又由青黄转了黑色。愤然怒道：“好大个翰林！好大个主事！尽有日俺康子点了及第回来，教那老盲贼看。”一头骂，一头进里面去了。各人听了，却窃忖道：“他方才是很高兴出门去的，如何这个样子回来呢？一定是被人打走了。又一人道：“他出门时是说拜会潘学士的，并说去领局戳，想未必有打架的事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他方才不是骂什么翰林主事，又骂什么老盲贼么？潘学士是个翰林出身，因眼疾自请回籍的，那主事想就是张乔芬了。一定为讨局戳出了丑回来了，若不是，那有如此气恼呢！”各人都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康有为也听得一二，料知是议论自己。细思潘、张二人如此轻视自己，罢了，罢了，若不谋个及第回来，怎能吐得气呢？

恰那年正是会试之期，即打点行李上京会试。只是朝里头自从甲午年间与日本开仗，被日人打得大败，又赔了二百兆两银子。及割了台湾方能了事，因此官场也知得外人强盛，己国衰弱了。康有为到京后，正乘此时显个名声，纵不能点得及第，也望得个高官，也好回乡与张乔芬算账。就联合了一班举人，上了一折，请都御史代奏，唤做“公车上书”。内中所言，不外是筑铁路、开矿务、裁冗员、设邮政、废科举、兴学堂等套话。惟就当时官场中人，个个都不通外情的，见了康有为等这本折子，差不多当他是天人了。惟朝家究竟

不能见用，康有为好生抑郁，官瘾越加发作起来。猛然想起当时京中大员，都是讲《公羊》学的，就没命看了几回《公羊春秋》，揣摩了几篇时墨，那次会试竟侥幸中了第五名进士，点得一名工部主事。因为不能点得翰林，仍是失意。惟当时有几位大官执政的，见康有为能说什么公羊婆羊。前者公车上书又能谈得新学，倒欢喜他，以为他不知有多大本领。

就中一位是状元及第出身，正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姓翁名同龢，号叔平，是江苏常熟人氏。又有一位是李端芬，号苾园，乃贵州人氏，方任礼部侍郎。那李侍郎是他门生梁启超的相亲，因梁启超中举，正是李端芬充广东大主考——取中梁启超的。他见启超少年中举，就把侄女嫁与启超为妻。康有为凭这条路夤缘起来。李侍郎亦欲得一条升官捷径，正好借变法之名，望清廷重用，因此乐得与康有为结交，故要替康、梁二人保荐。原来康有为有许多癖好的：第一是做圣人的瘾，像明末魏阉一般，要学孔子。第二是做教主的瘾，像欧洲前时的耶稣，今时的罗马教皇。第三就是做大官的瘾了。既自中了进士，得几个红顶白须赏识，那官瘾更自发兴，便与梁启超商议，看有何进身之计。想来想去，自然要先靠李端芬，就与梁启超天天在李端芬那里走动。李端芬既有意推荐，就介绍他多识几个京官，如学士张伯熙、徐致靖，也往来渐熟了。康有为这回觉渐已得势，但自忖御史有奏事之权，总要结交三五位御史都老爷，自是紧要的。偏又事有凑巧，有一位御史唤做杨深秀，与李端芬是有个师生情分的，所以康有为先结识了他。又由杨御史介绍，如尚书徐会澧、御史宋伯鲁，都成了知己。

这时京官之中，已有多人吹嘘康有为，故当时尚书衙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也有来往。那张荫桓号樵野，亦是广东南海人氏，与康有为只是邻乡，自然逐渐亲密。时荫桓屡使外国回来，知得外国文明政体，今见有个乡亲康有为好谈西法，如何不欢喜？况荫桓以吏员出身，自己见半生来不能巴结上一名举人进士，故平日见了同乡的读书人，是最欢喜接见的。且康有为能说西法，因此款接之间，动要讨论政治。那康有为本有点子聪明，虽于西国政治不大通晓，惟看过几部《泰西新史揽要》的译本，加以口若悬河，自能对答得来，荫桓不及细查，即赞道：“足下如此通达时务，将来实不难发迹，不特我们广东里头将来多个大员，且朝廷若要变政，也得多个帮手。”康有为听了，暗忖自己方要做个先进，今张侍郎只说他得个帮手，已好生不悦，但正要靠荫桓的势力，自不敢冲撞荫桓。因张荫桓那时正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身佩七个银印，正是红极的时候，有为如何不靠他呢？因此就信口答道：“此事全靠乡大人提拔，门生就感激了。”张荫桓道：“际会自有其时，现朝中同心的尚少，变政两字是目下不易办到的，足下尽安心听听机会也罢了。”康有为听到这里

，因自己那种切望升官的念头已是禁压不住，今张侍郎还要听候机会，好不耐烦，便答道：“国势危极了，这会若不速行变政，还待得几时？只怕列强瓜分中国的大祸也不久出现了，门生位卑不合言高，求乡大人力对皇上奏请施行才是。”张侍郎道：“变法两字是小弟最欢喜的，但那些宗室人员和那一班旧学的大吏，大半是反对的，目下如何干得？弟非为怕事，只利害时机不可不审，足下总要想透才好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大人这还有见不到处，因朝中大员赞成的已不少了。”张侍郎听了，便问：“赞成者究有何人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太傅爵相李鸿章是最谈洋务的，他料然不反对。至现在军机大臣协办翁同龢，也令小弟呈上条呈。其余李端芬侍郎、徐会浓尚书、张百熙阁学、徐至靖学士、孙家鼐尚书，多半是赞成的。至于大学士徐相、尚书许应骙、怀塔布，虽或反对，然他们是个畏事的人，纵不赞成，哪里敢来抗拒？故就小弟愚见看来，这机会是断不可失的。”荫桓听了，觉翁同龢是咸安宫总裁、上书房总师傅，是个言听计从的人，在军机里头颇有势力，若他赞成变法，料可干得来。原来张侍郎是最服翁同龢的，因此就中了康有为之计。

这时反觉康有为说得有理，想罢，不觉点头，随又说道：“怕那宗室满人于此事不大喜欢，因他们多是顽固到极的，此事终不宜造次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小弟总打算定了，若真个变起法来，或不幸有些变动，势不得不靠些兵力。现小弟已想得一人，正合用着他呢。”张侍郎便问何人，康有为细细说道：“现袁世凯正充练兵大臣，统练新建陆军，部下有六千人马之多，不怕不能干事。”张荫桓听到要用兵力，吓得一跳，便说道：“如此就大难了。尔好好地说变法，因何又说起要用兵来！这举动岂不是自相矛盾么？”康有为听了，此时觉得自己说错了，即转口道：“小弟还没有说完。因我们中国若能变法，必能自强，是外国人最忌的，怕他要来干涉，还有袁公一支兵力尽可使得。”张侍郎道：“这越发差了。我们自己变法，外人那里便来干预？纵然是干预起来，量袁氏这六千新建陆军，又如何抵挡各国？尔休说得太易！”康有为此时又觉说错，再转口道：“纵不靠他防御外人，便是顽固的一班儿有什么反对暴动，就靠他六千兵来弹压，却也不错。”张荫桓觉他越说越支离，暗忖袁世凯那人，是专听大学士荣禄指挥的，如何肯听他调用？如此必要弄坏了。奈康有为还是说得落花流水，觉得不好与他多辩，只得糊涂答应去了。康有为便去。

自此，康有为天天到张侍郎那里谈天，都是怂恿张侍郎，请他奏请速行变法，及运动他保荐自己。又常常把书信送给张荫桓，张荫桓不胜其扰，早知他如此变法，必要弄出事来。但张荫桓是赞成变法的，又见翁同龢且如此赞成，自己纵不相助，尽该在旁观看，便不理康有为，只静中看他如何做。惟康

有为并不知张荫桓心事，只当张荫桓是被自己笼络上手，因此那点雄心更发作了。又念欲行大志，总要自己党人多些居高位，较为有力，一来设法使他们升官，变法之事由他们做起，有功时自然数典不忘祖，要归功于己。若有过时，就由他们抵挡，岂不甚好。天天打算要先荐自己党羽出身。因康有为未中进士以前，当甲午战败之际，在京时曾结了一个保国会，这保国二字是很阔大的，不知是保中国还是保清国。惟对着满人就说是保清国，若对汉人就说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等宗旨，正像俗语说的两骑牛。所以当时北京风气初开，都闻得保国会三字来相从附，整整有几十人之多。过半是候补马差人员，未有官职，满肚牢骚的，如岑炳元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唐才常、刘光第、杨锐，与门生梁启超、亲弟康广仁，统通是保国会人物。那时节康有为因为谋大官，要先荐同党，故官瘾更大，把从前称圣称贤的念头抛到爪哇国去了。

但左右思量，欲援引自己党羽，总无门路。便往请见翁同龢，求他设法，翁同龢道：“足下举动，每每为人不喜欢，因何自己太过不敛迹？就是把你保荐出来，怕今天老夫上了保章，明天就有递折来参劾你的，这样如何是好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弟思量得一计，恩相不如先奏一本，请皇上谕令各大臣保举贤才，方今国势危弱，待才而用。这一本奏折不怕皇上不准的，若然有谕旨准奏，然后保举小弟一班人，自然有所建白，必不负恩相抬举。”翁同龢听了，觉此计甚好，连称“妙极”，也一一领诺。康有为去后，过两日，翁同龢由军机处入值上书房，就亲自递了一本奏折，内里都是说国势式微，由于人才乏绝，不如令内外三品以上大臣举保贤良这等语。当时清帝见了，觉此折所说未尝不是，就面谕翁同龢道：“此策甚好，可以收揽人才，为转弱为强之计。”便批出准奏，谕令各大臣保荐。翁同龢更奏道：“往时诏举贤才，只是循行故事，今番总要认真。若所举确系贤才，就宜立刻破格录用。”清帝亦当面允奏，翁同龢好不欢喜。退值后，即与三五知己商妥，或保荐一人或二人，统把康有为的党羽来保举。可怜翁同龢做了几十年大员，一旦被康有为愚弄，就保出那一班怪异，弄出大大的风潮出来。正是：

休云老相能谋国，竟把奇魔当得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请举贤翁同龢中计 闻变政清太后惊心

话说当时清帝允准，令各大臣自三品以上的，一律保举人才。那时康有为已分遣一班人，四面运动，都下了种子。真是天降妖魔，一时出现，纷纷把康有为及梁启超师徒两人保举。其余他的党羽如杨锐、林旭、杨深秀、刘光等及康有为的亲弟名广仁的，已都在大员保举之中。其中分名保他的，就算翁同龢、李端芬、徐致靖等最为着力。单是张荫桓见康有为举动，不像个办事之人

，也未列名保举。那日康有为就亲访张荫桓，问他何以不列折保人？张荫桓见他如此诘问，如直说出来很不好意思，便托故说道：“我意中欲保的，只有足下一人，奈兄弟与足下是同省同县同里的乡亲，保将出来，不免嫌疑。且我料足下定必有人保举的，故不必多此一折。”康有为听了，只道张荫桓说的是真心，这一项高帽子，自然欢喜戴得安稳，便答道：“小弟诚非自负，这回能进身做官，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好给人看，断不负那些出名保举小弟的。”

说了便即辞去。张荫桓自忖康有为如此自负，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，怕反要弄出乌天暗地的事来，只在旁观看他罢了。因此康有为一班人任如何举动，他总不置议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康有为自得人保举，正要商定自己党羽，以用何人居何职为好。自忖若单系自己办事，倘有不测，祸先及身。不如多引几人同干事，若天幸有功，自然归功自己。若是有过，则冀可免罪。立有这个念头，就请翁同龢设法位置。这时翁同龢就像纸扎的偶像，由得康有为舞弄。即把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等保了军机章京。康有为做总理衙门章京。令梁启超办理上海译书局。这几人是新进的，都由清帝召见过一次，其时对奏，都是废科举、办学、开矿、筑路等事，清帝自没有说不好的。又请清帝开议院，这真是做梦一般。曾不度清帝力量可否做到，又不度满人意向有反对自己没有，就乱说出来。但说出这话，行不行倒没紧要，谁想康有为更说出请清帝尽废绿营兵额，尽裁旗丁口粮。又说什么君民平权呢，满汉平权呢，那时光绪一听，心上已吃惊起来。因向来各国最贤的君主，还没有肯自弃君权，反畀民权的道理。凡立宪民权，自然是要国民流几多血，弃几多头颅，才争得转来。今康有为看过几本译本西书，就乱搬出来。你道清帝惊不惊呢？况且满人向来最仇汉人的，又是向来坐食口粮，要吸汉人膏血的。若要裁旗营，废绿营，哪里做得？所以当时清帝听了，只付之不闻而已。

当下那几人召见过之后，即有许多满员大臣，面见清太后，说康有为那厮显然是造反的。他说裁撤我们绿营，真是要除去满蒙汉军的人马，另使汉人当兵，好下手造反。皇上年轻，恐一时不察，着他道儿，我们朝廷还得安静么？清太后听得，觉此说真有道理。但当时是清帝亲政，清太后觉似不便即行阻止。惟有留心再看，看他们如何举动，才作计较。谁想清太后怀了这个念头，康有为依然不知。只因保举得个总署章京小小差使，就像做了拜相一般，满心欢喜。正是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已伺其后。自得清帝召见之后，以为见过皇帝，已用他们办新政，好生了得！不提防次日清帝竟有一道谕旨，派孙家鼐为办理新政大臣。所有康有为等条陈新政，都要禀明孙家鼐，然后转奏裁决施行这等语。康有为见有这道谕旨，真像平地起了一个霹雳飞雷，吃了一惊。因为

得清帝委任了之后，以为办理新政大权，尽在自己手上。不想派了那位吏部尚书孙家鼐出来，凡事要禀明过他，已是碍手碍脚。且又要转奏裁决，可见凡事从不从、行不行尚属未定的。

原来清帝自康有为说到民权议院及裁绿营、撤旗营的话，已有几分疑心。故派一位大臣，好来限制他们，使不得放肆。康有为哪里得知，只道有人阻挠于他，就立刻会齐同党商议。时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等一班人俱到，康有为先说道：“前天皇上召见我们，可不是叫我们认真改办新政么？这样方是有权办事。今怎地忽变起卦来，究是何故呢？”杨锐道：“料是有些顽固之徒从中阻挠的，趁此多人保举自己，及皇上见用的时候，先弹参三五大臣，把些权势给他们看，日后才好做事。”各人都以为然。有为便往见翁同龢，告知派孙家鼐做新政大臣，恐各项条陈或有阻抑，实在不便。翁同龢道：“你们只是一个章京，不过六品的差使，另派大臣管理，是自然要的。待老夫明天奏请飭下各衙门，无论什么条陈，都要代奏，不得阻抑便是。”康有为拜谢而去。那时康有为几人都在南海馆做巢穴，虽然他一班人或在军机，或在总署任章京，但新政两字说的易，行的难。天天会议，究从哪一处下手，实在没什么把柄。果然一二日自翁同龢入奏后，又发出一道谕旨：着各衙门凡有什么条陈，都要接收代奏，不得阻挠。康有为自然欢喜。惟是会议办法，那一人说要从那一处下手，这一说又要从这一处下手，究未得定。时中西人士无论在京内外的，都张着眼看康有为行动。就有那些驻京各国公使，议议论论，有些说道：“军机内阁许多人都不用，偏用那章京，那章京究竟是多大官衔呢？”有些知道的，就答道：“他是主事，不过六品官儿；那章京只是一个差使，干得什么事？”又有说道：“那康有为要行西法，难道他是精于西学的么？”有些知道的，又答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那康有为是未曾读过西书的，哪里懂得西学！想是看过几部翻译的新书，他就要做特别政治家罢了。”因此上各人倒见得奇异，惟康有为也不计较，只闭埋双眼，乱行乱走。

那一日，各人会议停妥，康有为拿定主意就要先裁汰冗员是第一要事。座中大半是遇风随风，遇水随水的，都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，国家虚糜俸禄，自然是先要裁汰冗员的。”惟诸人之中，毕竟林旭有些主意。那林旭本是福建人氏，他祖父名林则徐，由翰林出身，做过陕、甘、两广、云、贵总督的。他自幼能读父书，又娶了前任两江总督沈葆楨的女儿为妻，夫妻们倒略懂得事的。听得裁汰冗员一事，即答道：“冗员自然要裁的，但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有了官瘾的。若把他现任的官员白白地裁去了，他们自然是要怀恨，恐不免百般运动，作我们阻力，实不可不防。”各人此时见林旭说得有理，单是康有为听得以为有人违自己意思，太不以为是，即说道：“现在皇上是认真深信我们的

，任是谁人阻力，哪里阻得来！凡事全凭胆子做去，若畏首畏尾，还办得事么？”各人此时又觉此言有理。林旭又道：“现在是新办事的，皇上主意究未拿得定，倒是要避人所忌的为高。”康有为见林旭苦苦致辩，不从自己之计，如生气又恐众人不服，即想一条计，假说道：“我实在说，昨夜皇上乘夜密行召见小弟，使内监密引至内宫商议大政，谕令我放胆做去，皇上并说道：‘今日国势，不变法断不能致强，若有人阻挠，只管奏上来，立刻惩办……’”等语。诸君试想，有这般圣明之主，小弟得君又如此其专，又畏忌什么呢？”林旭听罢，初不知康有为是说谎的，觉清帝既如此深信，无论如何下手，却亦不妨，因此更不多辩。

康有为大喜。次日即具条陈呈到孙家鼐处，看看那条陈，是外省督抚同城的，要裁去巡抚，尊重总督之权，使办事不致阻窒；又京内闲员如通政司、大理、太常、太仆、光禄、鸿胪等寺，几如虚设，便要裁去，免糜廉俸。这两项官员，孙家鼐自念某巡抚与自己有年谊，某寺卿与自己是师生，实不忍裁去，奈清帝屡说条陈不能阻挠，自不敢不奏，遂即将原条陈奏知清帝。果然那些官员确如虚设，断不能留的，就批出“着照所请依议办去”。列位试想，立宪之国，那有君主独批独断的，今康有为说变法立宪，乃仍是皇帝个人主意行止，岂不是闻所未闻么？自冗员裁撤之后，林旭即来说道：“现在冗员已裁，冗兵亦宜撤，如旗营、绿营，年中耗去饷额不少，留此项冗费另练新军，方是长策。”康有一听，觉此言虽是，但恐满人尽要妒忌，便答道：“此事实要缓办，今若如此，旗满及蒙古人必然变动，要为我们阻碍，如何是好？”林旭道：“足下前天曾说皇上深夜密召，既许以重权，又何必畏惧？”康有为觉林旭之言实是当面拿自己后脚，心中大是不悦，只是同事中人究不宜遽兴水火，便顺答道：“且待商量，再行定义。”说了，林旭便去。

谁想自说过裁撤旗绿营之后，不知如何传出，旗满人都愤怒起来。因见几位巡抚及十余寺卿真已裁了，这裁旗绿营一事，定然是实行的。因此互相传说，莫不愤怒。实则康有为虽言过满汉平等，究为自保官位起见，不敢认真损满人利益的。奈满人信以为真，所以汉军及满缺大员又会齐往见太后，具说皇上信从康有为，要把我们宗族的衣食也撤干净了。试想入关之初，旗绿各营或是宗室之英，或是从龙之彦，几多汗马功劳，方有今日。若把口粮统通失去，岂不是要我宗族冻饿而死么？清太后听了，心中颇动，但究竟细看些时才好发作，便谕令各满缺大臣暂退，并慰他不必忧虑。到次日，各满缺大员仍见清太后无甚动静，反疑清太后也与清帝是一般主意的，急联同二三亲贵王公往见醇王妃，请他往太后处阻止裁撤旗粮一事。原来醇王妃就是清帝生身之母，与清太后是个姊妹行，故对于清太后，实以醇王妃最有势力。当下醇王妃听得，正不

知清帝听从康有为那一班人如何搅法，立即往见清太后，请他先要阻止裁撤旗丁口粮一事。清太后这时虽然归政，究竟有权，今见清帝之母且不喜欢，更易责成清帝。那日便唤清帝的爱妃名唤珍妃的过来，责道：“你好去对皇上说知，若要跟康有为那一班儿走动时，尽要仔细仔细才好。”珍妃连忙叩头，说一声“不敢违令”，即回转来，把清太后的言语对清帝说知。

清帝心中颇惧，自忖裁了寺卿巡抚之后，昨见太后也没甚么说话，如何一旦有这般责成，难道是有什么谣言弄出来不成？那日便即到军机衙门，见了林旭，即谕道：“你们须致语康有为，办事须仔细仔细，毋得操切，勿负朕心，以伤太后之意才好。”林旭听了，觉清帝之言料有来历，连忙叩首，即遵谕往寻康有为，具述清帝之语。康有为心中一跳，半晌无语，暗忖皇上委任自己，实无什么大权，自己不过一时说谎，好骗同人壮胆办事。今皇上此言，料是太后有些不喜欢，若不除了太后，断不能行自己之意。想罢，觉事属可危，但目下总要瞒住同党的人才好，即答道：“此不过是皇上小心，你们不必忧惧。但你们在军机里见皇上较易于我，须随时周旋便是。”林旭便快快而去。康有为自林旭去后，不知死活，要想个除去反对的大臣及除去太后的法子，因为见识不足，又不审时势，自然要弄出事来。正是：

立志未能求审慎，到头尽要惹灾殃。

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革礼垣天子信谗言 乱宫闱妖人陈奏折

话说康有为因恐自己行动或有阻碍，却欲除去反对之人及太后才得心安，便密与门生梁启超及亲弟康广仁商议，看有何妙策。梁启超道：“同事的人虽有几位，但多是本领平常，且胆子又不大壮。常言道，若要富，险中求，我们若要贵，该从险中求才做得，故除去反对之人是不可迟的。”广仁道：“凡事须以渐而进，现在皇上虽有几分信任我们，究竟是新进，且仍势力不足。一来要引出多几位同志，好帮同办事。然后除去三五反对的，试试皇上心事，是否认真信任我们。他果若真信任的，就乘势除去太后，有何不可？”当下康广仁把迂腐之见说得天花乱坠，康、梁都以为然。康有为想了更想，说道：“若要除去太后，须设些法子，先离间太后及皇上才好。”康广仁鼓掌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，这一条计尽可使得，宜速行之。”梁启超道：“此事实是冒险，我们宜自打算，倘有不测，就先自逃出便是。”康有为点头称是。

计算已定，便要设法引荐多人帮手。梁启超道：“弟曾结识湖南有一位姓谭，唤做嗣同，字复生，他父亲即是裁缺湖北巡抚谭继洵。此人很有学问，凡事尤有见地，若得此人同事，不忧大事不成。”康有为道：“谭嗣同此人

，我也闻得，但此人是主张革命的，与我们宗旨不同。且我们所以能笼络人者，只说是可奏保他人出身，把官给他人做而已。惟此人是不能以官位笼络的，哪里能唤他来呢？”康广仁道：“何不就称我们志在革命，诱谭嗣同来京，然后再作计较。况且除了太后之后，看看情景，若真能把革命两字做得来，这时节就拿个皇帝位来坐坐，却亦不错。”康有为答一声“是”，即令康广仁代挥了一封书，说称自己要图大事，专请谭嗣同到来这等说。广仁正写信时，梁启超又道：“湖南还有一位姓唐名才常的，字佛尘，有乐毅之才，性情也与谭嗣同相近，他现时仍与谭嗣同同在上海，一并请他到来也好。”康有为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，我怎地就忘却此人呢？此人曾办一间《湘学报》，议论惊人。他才学确是不可多得的，就一并请也罢。”说罢，康广仁立刻又挥了书信，即由康、梁署名邮寄去了。

随即计算，先要援引些京中人物，好就便帮手。这时康有为只因是一个进士，得清帝召见过一次，特别用他一班人来办新政。所有京中在各衙门当差的，倒当他不知有何神术。那康有为又是个没命要说谎的，镇日只说自己得清帝如何器重，如何赏识。差不多说到言听计从，不日就要做到拜相一样。那些听得，多是不如其底细，就有些信以为真。不免来巴结康有为，冀他援引自己。这时就有一位姓王名照的，号小航，是一个主事，在礼部当差。只因他当差多年，没有升擢，心早痒了。那日便要往谒康有为，要与他相识，又忖：这回与康有为相见，尽要投其所好才好。主意既定，即往南海馆而来。是时康有为听得有人来见自己，自然欢喜，即接进里面，通过姓名之后，王照道：“国势现在积弱，东西列强声声说要把中国来瓜分，若不是急行变法，哪有复强之日？故这回足下举动，小弟吗，实不胜佩服。”康有为见王照只称足下，并不称自己是老师，本有几分不悦，只因用人之际，也不计较，即答道：“足下有此见地，真是相见恨晚。”王照道：“休要过奖。但足下这回变法，如有用弟之处，小弟直是水火不惧，愿早晚听教。”王照这时把一顶高帽子送给康有为，那康有为又加倍欢喜，便道：“足下如有此志，请先上一道条陈，显显足下学问，小弟自然从中助力，进身是不难的了。”王照大喜，便又说道：“先上条陈自然是好，但小弟在礼部当差，那礼部里头两位尚书堂官，汉缺是许应蹊，满缺是怀塔布，是最不喜欢说变政的。纵上条陈，尽被他两人阻挡，哪里递得到皇上看呢？”康有为听了，厉声答道：“王君，你疯了吗？那许应蹊和怀塔布哪里有七个头八个胆，敢来阻挠足下的条陈？你不曾看日前的谕旨么？道是自后不论大小官员，凡有条陈新政，所有各该衙门大臣必须代奏，不能阻压这等语。他若不与足下代递，显然是违抗谕旨，这样怕他两人的头颅还保不稳呢！”王照道：“是呀，非足下言及，小弟几乎忘却了！但欲

上条陈，究怎么样立论才好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废科举呢，兴学堂呢，裁冗员呢，节糜费呢，开矿务呢，筑铁路呢，开议院呢，是必要说的。余外最好皇上游历日本，开开眼界，这时我谈新政的更易办事。”王照听了，以为得了奇遇，旋即辞去。

次日即缮就一张条陈，呈上怀、许两尚书。原来凡司员呈请代奏之件，如不是封章，该部堂官本有阅看之权，看其合例否。恰可王照这道条陈并不是封章，怀塔布与许应骈便先阅了一遍，觉里头多有些不合。便对王照道：“你这本条陈实不能代递，因里头也有许多违式的。且请皇上游历日本，好不骇人闻听，还须再拟过也好。”便把这一句不合，那一句违式，指示一番。王照这时，一来当康有为有万钧势力，二来又持日前所降的谕旨，便怒道：“两位大人不见日前的谕旨么？道是属下一切司员有呈请代奏的折件，概不能阻挡这等说，难道你们要违抗谕旨，不与我来代奏么？”许应骈此时犹自忍得过，惟怀塔布听了，早气得顶门火起，把他条陈掷在地上，才骂道：“亏你只是个六品主事，还敢在堂官跟前大肆咆哮，若是做到尚、侍地位，可不是要当人骂皇上么？我便不与你代奏，奈我怎么何？”说罢，悻悻退转后面去。这时许应骈亦见不好意思，即向王照说道：“你也不必生气，只回去缮过也罢。你的条陈若是封章，我们尽不理睬。今是没有黏封的，我们例应看过。倘有不合格式的，皇上自然要责我们，因此不能不对足下说。足下便作我们阻挡你的条陈，可就错疑了。”

当下王照一团怒火，更不理睬许应骈说什么话，连自己的条陈也不要，三步跑回下处，即寻康有为告道：“我把条陈递上塔、许两尚书，不想他把来掷在地下，不与我代奏，如何是好？”康有为一听，怒道：“他恃是个尚书，就看你不在眼内。便是皇上看奏折，纵不喜欢，亦不敢把来抛掷。他们直如此无礼，尽教他碰碰钉子。”说着，便往寻林旭及杨锐商议革去礼部堂官之计，杨锐道：“老兄不知他们当日情形，似不可造次。”康有为道：“王照兄是不惯说谎的，况许应骈、怀塔布两人是阻挠新政的罪魁，不把他革了，哪里能办事？两位尽可对皇上说说。”林旭道：“许应骈不打紧，只那怀塔布是前任文华殿大学士瑞麟的儿子，那瑞麟是当今太后的契父，看来那怀塔布与太后有个契兄妹的情分，恐怕移动他不易。”康有为道：“现今变法，全是太后阻力，若投鼠忌器，哪里能办得事来？”杨锐听了这话，不知时运当衰，还是被妖魔迷惑，竟以康有为之言为是，便即商量计策，由杨锐乘便向清帝说知此事。又另由御史杨深秀先参了许应骈一本，道他什么守旧拘迂，阻挠新政。

折到军机里头，林旭立刻递到清帝处，清帝也念许应骈是个老臣了，即下

谕令应！明白回覆去后。忽那日清帝到军机里，杨锐即奏称礼部堂官阻挡王照条陈，不与代奏，还把那条陈掷在地上这等说。清帝听了大怒，立即令拟旨把礼部堂官革职。时康有为自对杨锐、林旭说知王照之事，即寻王照告道：“礼部几个堂官不日要革职。” 并把托杨锐奏知清帝，反称系自己亲见清帝奏参礼臣，以张自己面目。王照犹未深信，忽见一道谕旨，竟把礼部两位尚书、四位左右侍郎统统革了，责他违抗谕旨，阻挠条陈，反称王照敢抗堂官，胆识堪嘉，即由主事赏给一个四品卿衔，准其单衔奏事。王照好不欢喜，更信康有为是随时可见清帝，又是言听计从的，这会升官，当是康有为所赐，实不知系杨锐、林旭之力。果然怀塔布、许应骈已革，更有一位署礼部侍郎的曾广汉，到衙不过数天，也连革了去。时各王大臣都知礼部六位堂官大是冤抑，但清帝当日如风头火势，哪里敢替他说情；就是清太后已太不满意，但怀塔布与自己是瓜葛的，若因此事与清帝争执，似乎为自己党羽起见，只暂且隐忍不提。

那时康有为等好不扬扬得意，以为陟黜惟己所欲，此后还有谁人敢道一个不字。那一班人都因许应骈是曾经奏参康有为的，这回反革了他，更自忻慰，即在南海馆置酒与康有为庆贺。单是翁相听得，为王照一道条陈革了礼部六位大臣，心中见他们如此操切，料知不是个好结果。因自己是曾出名保荐他们的，将来须连累自己，即挥函劝谏康有为，凡事要谨慎些，不可太过与大臣结怨。奈康有为正在得势，总置之不闻。翁相欲自行检举，又见清帝高兴时候，哪里敢做声。亦恐出尔反尔，反被人议论，直是哑子食黄连，自己苦自己知而已。

且说康有为自见革了礼部堂官，仍见清太后没什么动静，也见得奇异。即请林旭设法将李端芬补了礼部尚书，更加上些势力，即在南海馆里商量除太后之事。到馆时，早见一位广西人名唤岑炳元的在座，也想起他是保国会的同人，又是当时云贵总督太子少保岑玉成的儿子，由举人赏给郎中的。康有为即与招呼，徐道：“近来我们会友倒算得志，只因事数纷纷，忘却足下，不曾升擢，有愧有愧。待明天对皇上说，立刻放缺便是。” 岑炳元听了大喜，深谢康有为。诟知康有为并不是常能对清帝说话的。不过清帝最信林旭、杨锐两人，那林、杨二人又最信康有为。故康有为有言必使林、杨两人出头，就当是自己对清帝说的。自从见过革礼臣，升王照，多有信康有为之言是真，故岑炳元哪有不欢喜？这时在座的，就是刘光第、杨深秀、梁启超、康广仁、王照之辈，连岑炳元共是七人。有为先道：“现在变政很有进步，只可惜太后屡次要梗阻，如何是好？” 康广仁道：“他若不理睬便罢，若不然，要与我们为难，尽要把些利害给太后看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此言甚是，不知计将安出？” 广仁道：“现在权在皇上，不如先奏一本，道太后

有废立之心，学吕后及武则天故事，今见皇上有我们作羽翼，就疑忌恐不能行其意，要推翻新政这等语，不怕皇上不信。”

各人听了，都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惟康有为一想，觉自己不能亲对清帝说话，必要托林旭、杨锐两人，恐林、杨不敢奏说这话，亦是枉然，便心生一计，先对诸人说道：“很是，我明天就对皇上说便是。”说着，大家散去。康有为即密拟一篇短短的奏折，封固好了，即往寻林旭，说称有密折要呈上皇上，托林旭转递。林旭接着，见是封章，不敢拆看。又见康有为是同事的人，料他所说必与自己无碍，只循例问问折里是陈说何事的，康有为也支吾答过了。林旭更不思疑，与康有为呈递去了。正是：

同党代他陈奏折，两宫从此起嫌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康长素挟仇谋国后 谭嗣同被骗入京师

话说康有为因恐清太后有碍自己，谋使清帝离去清太后，就缮写一道封章，请林旭代递。林旭竟不思疑，即行代奏上去。原来那折里是真言太后有吕、武之志，怀废立之心的。清帝一看，心中大愤，但目下虽政权在自己手上，毕竟太后的党羽还多，自不好擅行乱动。又忖起向来办事，太后也与自己商议，自从变政之后，太后总不过问，料然是不大喜欢。况太后向来用人，凡军机大权俱委自己心腹，看来康有为之语当是不虚。且当时新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、统领兵权的正是荣禄，那荣禄又是太后的内侄子。那清帝又是年轻识浅的，看了康有为奏折及想起清太后举动，安得不疑？那日至军机处，见了林旭，即谕道：“康有为昨日上的奏折，朕已知道了，倘太后真有废立之事，你们尽该设法，但目下万勿妄动才好。”林旭一听，方知康有为的折子是说太后谋废立的，不觉登时面色变了。暗想这会办理新政，正防太后阻挠，如何康有为不懂事，偏搅出这段风潮出来？林旭此时真不知如何对答。因与康有为同事，自不能说康某是妄言，又不好说康某之言是实，半晌方对道：“此不过是传言，恐未必是实。若果有此事，臣等当以死报。”清帝听罢，转回上书房，恰翁同龢当值，清帝又把康有为折语对翁同龢说知。翁同龢大惊道：“康某究听谁人说得来？只怕是误传的。何故遽行入奏？”清帝道：“朕亦在半疑半信之间，但已谕林旭等叫他目下不必妄动了。”翁同龢无语而出。寻思康有为此举，关系非轻，直是欲煽动宫闱，欲借清帝除去太后。但太后族党众多，根深蒂固，如何动摇得来？恐不至召祸不止，且要累自己。今康某正自得志，料劝阻不来，惟自悔当时孟浪荐他而已。

且说林旭听了清帝之言，即往寻康有为，问道：“你昨天奏的是言太后要废立么？”康有为答一声“是”。林旭道：“你究从那里听得来？现今惧太后

梗阻新政，你反拨草寻蛇，撩起太后那边，好不误事！”康有为道：“我正乘皇上信任我们时，除去太后，才得心安呢。”林旭道：“足下真疯了！太后如此势力，皇上犹惧他九分，哪里除得来？怕太后除你们还易如反掌。”康有为道：“纵不能除他，使皇上疑忌，不听太后之言，亦未尝不妙。”林旭道：“现太后并无分毫干涉，若办得好好，皇上又何苦听他？你既与我同志，所言的又不对我实说，你休陷了我罢！”康有为道：“足下如此惧祸，安能干事？我自有法儿，你不必慌罢。”林旭道：“我哪有惧祸？便是死也不怕。只事不该如此做去。”说罢，惟摇首叹息。即回至军机衙门，遇着杨锐，把上项事说了一遍，杨锐道：“康某如此，某料其必有异谋，我们尽要仔细防范才好。他事事由我两人出头，其中必不怀好意。”林旭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亦无得可说，悔当初误与他同事耳，今日断不能反唇参他。大丈夫宁置生死于度外，勉力干自己的事便是。”杨锐听罢，亦然摇首嗟叹。

只是时康有为亦见林旭言语颇有不满自己之意，即与梁启超、康广仁商议，要实行除太后之策。梁启超道：“日前连发两函，请唐才常及谭嗣同来京，于今未到。若得此二人到来，可诸事无忧矣。”康广仁道：“现在光景，第一怕翁同龢及林旭、杨锐三人先行检举，反参我们，自是万无生理。但他们既同事在当初，料不为出尔反尔之事。今日惟有更扩充同党的势力，是最紧要的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岑炳元这人颇有气魄，不如设计引他，其余就结联袁世凯，得一枝兵力，更为安稳。但欲荐岑炳元，究用何人出名为好？”梁启超道：“请刘光第、杨深秀等荐他何如？”康有为以为然，即请刘、杨二人，并寻林旭力荐岑炳元，以增势力。林旭此时亦以骑虎难下，多一人也有一人之力，遂在清帝面前力保，竟以四品京堂补用，先任大理寺少卿，不久又转升太常寺卿。那时依附康梁的，得林旭、杨锐之力，真是升官不难了。

岑炳元既得三品京堂实缺，自然感激康有为，便亲往拜谢康有为，即与商量运动袁世凯之法。岑炳元道：“某与袁氏也有一面，就介绍足下等识他。至如何运动，当由足下等行之便是。”康有为大喜道：“向袁公下说词，不劳老兄费心，小弟自有法子，但得足下为介绍，自万无不妥。”岑炳元道：“只作介绍，有何难处！”便带同康有为立往袁世凯处来拜会。那袁世凯与康有为本不相认识，这回见他有名刺来拜见，又想他是个办理新政的人，讲到新政两字，那袁世凯又是曾经出过外洋的，自然赞成变法。故一见康有为到来拜见，便即接进里面。分坐后，即说道：“中国几千年来自王安石之后，没有一个说过变法的，今足下所为，兄弟很喜欢，但不知将来究竟如何耳？”康有为说道：“终是太后从中阻挠，恐还没有什么效果。”袁世凯道：“

变法以来，太后究没有说话，哪里便知他阻挠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太后见革了怀塔布，已是不大满意，故知他是必要阻挠的。”袁世凯听了康有为之言颇来得奇怪，如何开口便咬到太后，其中必有个原故，便答道：“怀塔布几人被革，据兄弟所闻，似有此冤抑，就是太后不喜欢，倒是意中之事。”康有为见袁世凯如此说，大不以为然，便道：“他们是违抗谕旨，阻挡条陈，革了他们还有什么冤抑？大人此言差了。”袁世凯道：“既是没有冤抑，便是太后真要阻挠，你们又怎么办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正为此事要与大人商酌。因为太后虽已归政皇上，究竟大权仍在太后处，若他要阻挡，实是一个大患，故尽要设法对待太后是第一件要紧的。”袁世凯听罢，知康有为另有意见，便不再说，顺口答了两声“是是”，即举茶送客。

康有为两人去后，袁世凯犹是付之一笑，觉他们举动都不必理他，不如袖手旁观，看他们办理罢了。惟是康有为心里，见说到对待太前一语，袁世凯连答了两声是，就以为袁世凯应允帮手，不胜之喜。回寓后，与梁启超、康广仁两人说得落花流水，以为有了袁军一枝兵力，便没有做不到的。只可惜谭嗣同及唐才常还未进京，究未便即行发作，只得又催两函与谭、唐二人，更言袁世凯是个练兵大臣，统领新建陆军六千人，有如此兵力，现已肯助我们行事，请勿疑忌，更不宜失此机会这等语。函去后，时谭嗣同及唐才常都在上海，连接康有为之信，尚半信半疑，因见他只是一个总理衙门章京，干得什么大事，因此狐疑不定。

原来谭嗣同及唐才常平日宗旨，是主张革命排满，谭嗣同著有《仁学》一书，没一句不是革命的，为见康、梁天天运动升官，自然不敢深信。及接得第二函，见说到有袁军帮助这等语，暗忖变政何靠与兵力，今云借助袁军，难道康、梁真与自己宗旨相同不成？便与唐才常商议去留之计。唐才常道：“去就不可不慎，机会亦不可多得，不如我两人先以一人入京，先看情景，倘办得来的，就回函来，两人俱去。若见办不来的，即行回沪，你道何如？”谭嗣同道：“兄言甚是。因据来函所说，是一个好机会，但康某为人，言过其实，恐靠不住。今若以一人先去，自是稳着。但两人究以谁人先去为好？”唐才常道：“弟无所不可，任由尊意便是。”谭嗣同道：“冒险实行我不如兄；察事观情，兄不如我，就请由小弟先行便是。”唐才常大喜，即准备行费。次日即打发谭嗣同起程，离了申江，航海至天津，取道入京而去。

那时康有为几人在京里，以为袁世凯应允帮手，就天天望谭、唐两人到京好行举事。定计先围颐和园，拿住太后。如有风波，即由袁军杀入京城，自没有敢阻挡的。到这时再看情景，如大势可图，即登其大位。如不可为，就奉回

光绪帝，有何不可？想到这里，真是想入非非，差不多像穷人望大富，不禁想得手舞足蹈。那日几人正在南海馆谈论，忽报谭嗣同到来，好不欢喜，即大家出门接进里面。先问一回舟车之苦，谭嗣同又略问了变法的近情。好一会，康有为自然说到清帝如何欢喜自己，如何言听计从，如何援引同党，滔滔不绝。谭嗣同听了，觉他所言未必是真，纵是真的，他只得清帝重用他，就如此得意，看与自己宗旨料是不同的。但已经到来，倒看他三五天再作计算。即先自复过唐才常，叫他不必要入京，须待自己有信来请，方可起程。因此唐才常便不作进京之想。

且说谭嗣同因康有为说有袁军相助一语，那日便问康有为道：“足下说有袁世凯相助，究竟是袁公起意来寻你们的，抑是你们起意才运动袁公的？乞请明言。”康有为想了想，觉自己若直言是自己运动袁公，他必然疑忌，便硬说道：“是袁公起意的。他来寻我们，然后与之说妥，借清君侧之名，围颐和园，拿住太后，便没事不了。”谭嗣同道：“京畿有步统领衙门，尚有绿旗营兵万余人，恐袁公的六千人不易济事。”康有为道：“足下哪里说？袁公的是新练洋操军队，那些腐败绿营便是十万人，哪里能抵挡得住？足下不必思疑。”谭嗣同道：“既是袁公允肯，他必有主意，但小弟这回进京，袁公可有知道没有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哪有不知！袁公早闻得足下大名，这回听得足下到来，实大为忻喜，可见足下大名是远近皆知的。”谭嗣同道：“不必过奖，小弟是不好人奉承的。惟袁公既如是不弃，就介绍小弟得与袁公一晤何如？”此时谭嗣同之意，实决与袁世凯肯助与否，欲自己一见袁世凯，看袁意何如，然后定夺。惟康有为实因袁、谭相见，因明知系自己运动袁世凯的，那袁世凯又并未知有个谭嗣同进京。不过自己一时说谎，是断不能令袁、谭两人相晤。即勉强答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但袁公之意是很要秘密的，待弟先晤袁公，告以足下欲与他相见，定个相会的时期，然后引足下进去便是。”谭嗣同听得，亦觉此言有理，便由康有为再往见袁世凯。时康有为亦欲向袁氏订实办法，即行往谒袁氏。谭嗣同与有为起行时，密嘱道：“俗语说，千虚不如一实，果若是足下运动袁公的，恐不大可靠。因袁公倚靠荣禄甚深，荣禄又是太后的内侄，倘袁氏有不测之心，大祸立见。若前时未有说过的，这回再不必对袁公说了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哪有说谎？是小弟亲与袁公商酌的。”谭嗣同无语。

康有为便去见了袁世凯，即实说：“太后真要阻挠新政，不除太后必不能变法，若除去太后尽靠兵力，请大人即率所部入京为后援。事关国家大计，请勿推辞，亦不可泄漏。”袁世凯一听，心上早发了惊，诚不料康、梁书生之见，说得这般容易。但此事不宜当面推他，亦只含糊答应。康有为便出。以

为袁世凯实应允。实则在袁世凯面前并没有提过谭嗣同三个字，返回寓后，竟对谭嗣同道：“我也对袁公说，足下已来京了，但袁公连日皆有公事，要迟两天方能相见。”谭嗣同此时不胜疑惑，见康有为如此说，亦只略答一声“是”。但忖袁世凯身上料不愿为此事的，因见康有为全没准备，只靠一个袁世凯，究竟难行。一来袁氏必然熟审情形，方肯行事，他自念即拿得太后，那荣禄必然要杀他。若拿不得太后，那太后亦必要杀他。是袁氏没一点好处，断不如是之愚，应允相助。纵袁氏有意革命，尽可自行，何必依附康、梁呢？所以越想越觉可异。正是：

欲谋太后无奇策，空向同人撒假谎。

要知谭嗣同毕竟受其所愚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托革命当面写书函 赚举兵瞒心称密诏

话说谭嗣同因康有为不能引自己往见袁世凯，心中不免疑惑。因袁世凯纵有意自行革命，准可自为，何必依附康、梁两书生！此事看来倒是凶多吉少。但自己初到京里，也不曾出露头角。无论如何，自己没有同他干事，将来祸福尽与自己无干。想到此层，虽稍放下愁眉，但不远千里到来，倒看他如何做作，然后出京不迟。偏这时康有为见谭嗣同种种盘诘，似不大为自己所用。且他料袁世凯的心事，其见识颇高自己一层。此人自不能使他出头，免盖在自己之上。想罢，又想谭嗣同如此仔细，自己不可放过他。将来自己有功，自然不能分功于彼。即有罪时，亦不能使他独能脱身。因此凡与官场相会，都称谭嗣同是帮手办事的。那时节便引出许多人来，要与谭嗣同相见。因官场中向不曾见过康有为赞人的，今独赞谭嗣同，正不知他有如何本领，哪个不来相见？惟谭嗣同虽应接不暇，究未尝有点思疑。一来以那些人到来相见，都是康有为的同党。殊料那些人只道康有为真能天天见清帝的，故来巴结，要谋升官，反当康有为许多羽翼。心中更疑道：“想康有为有许多人帮助，若能认真办事，不怕办不来，但康某举动真觉奇怪。那日便问康有为道：“足下原有许多人助力的，但那些人究知足下的宗旨否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有知的，有不知的，也有能尽情纵说，或不知自己宗旨，到时弄出了事，不啻缚住了他，还逃得哪里去？”谭嗣同一听，真觉不知所答，暗忖未观其心，先听其言。这样立心，实是险极，便决意打算出京。

忽那一夜，康有为走来道：“弟在广东授徒时，曾遣门生林、陈二人到澳门与孙文相会，约定各行方针，各图革命。今弟宜先发信付日本交孙文处，约他预备军火，另订期暗运至天津上陆，好来接应我们。以袁军在京中行事，又有孙某在津沽间同声相应，必能牵制北洋各军，不能调京，不忧大事不成。

”谭嗣同道：“如此不如请姓孙的选三五能事之人，同到京中举事

较好，因他们曾经办事的，较为熟手。”康有为也答声“是”，便当谭嗣同前面立行挥信，并嘱人付寄了。原来康有为之意，要写书付往日本，不过恐将来失事或要逃至日本，究多一处藏身之地，更为他日交通，并不是实心请孙文同事。因自听得谭嗣同说恐袁世凯靠不住，嘱自己勿对袁氏说心腹话，故自己不免疑虑起来。奈自己已向姓袁的说过许多话，诚恐事败，故先打通日本这一条路，又故意在谭嗣同前面写信，以安谭嗣同之心。那谭嗣同又素知孙文是主张革命排满的，见与他同谋，更坦然不疑，竟把出京之心又放下了。

今且说康有为一班儿，自从领旨改行新政诸事，要上条陈到孙家鼐处，自从裁了滇、鄂、粤三省与总督同城的巡抚，又裁了几个寺卿，其余都是条陈废八股、兴学、筑路、办矿等事，余外总无什么举动。那日林旭来说道：“现在只裁了几个冗员，余外如路矿学堂等事，其效尚在日后，目下究没什么功效给朝廷看，不如先裁旗绿各营，省糜费以练兵，是为要着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哪有不知！但我们举动，凡是宗室人员，多不大喜欢。所以寺卿虽裁，惟像上驷、奉宸等院，实且冗闲之极。且如有宗人府里头什么宗正、宗令许多闲员，都是要裁的，只为惧满人反对，与我们为难，实大大不了，故不敢动他。若概将旗绿营统通裁了，怕旗满人知道，还了得么？”林旭道：“这又奇了，足下天天说要不避权贵，力主把礼部六位尚侍革了，今一旦又说怕旗人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？”康有为见林旭冲撞自己，实满心不悦，便勉强答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从前没有人反对，故须革三五大员给他们看，好知道利害，今也比不像从前了。”林旭见他如此说，更不欲与他辩论，只又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倒不如先设议院，足下以为何如？”康有为道：“这越发难了。太后是最怕汉人有权的，若设议院，便算有民权，怕他要硬出头来阻止，却又怎好？那时若不缩手，怕有性命交关。若收手时，又被天下人耻笑了。”林旭道：“据老兄说来，真是一事不能办的了。”康有为道：“种种阻挠，那些顽固党只恃一个太后作护符，若无太后，哪一人敢道一个不字。俗语说，擒贼须擒王，总须除了太后才使得。”林旭听了，吐出舌头，好半天缩不得进去，暗忖从前已知康有为怀了此意，今竟直说出来，想了想才道：“老兄欲除太后，究有什么把握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已预备妥了。”林旭再问如何预备，康有为便把运动袁世凯一事，细细对林旭说知。康有为道：“事须秘密，任是至亲，都不可泄漏。”

林旭听罢，再不多说，便即辞去，拟访杨深秀，打探他曾否知康有为举动。恰可杨深秀正从都察院回来，相见间，杨深秀先说道：“今我们天天说变政，只不过裁了几个冗员，余外真正立宪的政体，一件也未举行，实在令人耻

笑。不知近日长素兄要做何办法？”林旭道：“他只说欲行新政，宜先平满汉，但怕损了满人分毫权利，满人必要闹出风潮，所以不敢遽发。他又说，顽固的满人，恃着太后要来阻挠我们呢！”杨深秀道：“是呀！自从革了礼部六堂官，那满尚书怀塔布很不甘服，弟闻他天天在老佛爷跟前诉苦，并力言我们不怀好意，不过要削满人权力，要做革命的。恐将来太后信他说话，如何是好？”林旭道：“不差。长素兄道，欲行新政，要去满人权力；欲除满人，就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往下又不敢说。杨深秀道：“欲除满人权力，究要怎么样呢？”林旭这时被深秀苦问，不得不说，即道：“欲除满人，就要先除太后。”这等说，杨深秀惊道：“可是长素亲说得来的？”林旭道：“前儿他上密折，是先离间帝后的，这会对弟实说出已预备此事，看来尽有些来历。”杨深秀道：“这样是没事讨事做，太后究不曾有什么举动，何苦除他？又不知他怎地预备，若除不来，这事还了得么？不如我们先把此事出首罢。”林旭道：“这却使不得。便是死了，断不宜自相矛盾。待看他怎地做法，再作打算。”杨深秀道：“长素此举，实不怀好意，因与我们同事，他做这些行险事，也不对我们说。且我在军机里头，倘有什么高低，哪里走得动？”说罢，不胜惆怅。林旭道：“他既能对弟说出此事，待弟再往他处，问他干事的日期。他不对人说，或对弟说也未可定。若知道他干事日期，我们预先避开亦好。”杨深秀以为然。

林旭出门去，忽转至锡拉胡同，正遇谭嗣同迎面而来。林旭上前接着，问嗣同何往，谭嗣同道：“刘光第约弟前往，现在往访他。”说了，更约林旭同往，齐至刘光第处。分坐后，刘光第先说道：“现这几天，新政之机又阻窒了，因知老兄高才，特邀来请教。”谭嗣同笑道：“弟不明老兄等之意，若说变政二字，若不能实行立宪，就不变也罢了。你们想想，那一国立宪是君主肯把民权赏给国人的？况英国立宪，先去贵族之权。法国革命。先杀僧侣之势，试问你们有什么法子能除了满汉不平的界限？任什么变法，只不过把口舌来空说罢了！即如朝廷用你们变政，只能上几张条陈，既派一个管政大臣管束你们，又要奏知朝廷，种种阻碍，究办得什么事呢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刘光第、林旭两人哑口无言。谭嗣同只是冷笑。林旭道：“据老兄看来，怎样才好？”谭嗣同道：“实在说，像你们这聪明才力，何苦天天讨那顽固党的脸面？纵是真能变法强盛起来，究竟是一个亡国之人，有何益处？小弟惟心所安，但断不做异族奴隶的。”林旭道：“老兄近日有见长素没有？”谭嗣同道：“天天也见他，他亦有所谋，想你们也知道了。”刘光第道：“所谋何事？弟等一概不知。”谭嗣同听了，觉得奇异，暗忖康有为此举，真是三五人就行这事不成？想罢便不再说，即兴辞而去。

林旭也随着出来，一路上林旭谓嗣同道：“老兄说康兄所谋，想是谋先除太后的事，老兄以为可行否？”谭嗣同道：“老兄何由得知？”林旭道：“是康兄亲对弟说来的。”谭嗣同道：“除太后以行革命则可，除太后以图变政则不可。”林旭道：“足下高见，但此事恐难以做来。”谭嗣同道：“革命之权在己，变政之权在人，若能实心做去，何必畏难？弟见足下少年英锐，故说腹心话。惟康兄言颇恍惚，前说是袁世凯运动他，后又说他运动袁世凯，弟十分思疑。惟昨天曾致函日本，欲与孙文合谋，若得袁军行于内，孙党应于外，似有可为。但当静观机会，休便对人说。”林旭道：“自闻高论，顿开茅塞，但康兄如此举动，老兄观之，能否有济？”谭嗣同道：“此最难说。但康某非办事之人，但机会似有可乘耳。”林旭点头称“是”。说罢，各自别去。自此林旭也拜服谭嗣同不已。

谭嗣同别了林旭，回到南海馆，恰康有为自外回来，嗣同问他何往？康有为道：“适往访袁公回来。”谭嗣同道：“袁公究有何说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欲与他约个办事之期耳。”谭嗣同道：“实在说，是足下运动袁公，抑袁公欲用足下？总要分清。若足下运动袁公的，此后实不可再提，免至弄巧反拙。果足下要行革命，就约同孙某多派员入京。足下等现为朝廷所用，未必惹人思疑，然后相机行事便是。”那时康有为因从前听得谭嗣同之语，已满肚思疑，此时真不知所答。谭嗣同知不是头路，这时又复打算出京。到次日，康有为直进军机处，见了林旭，劝他力对皇上说太后要废清帝。林旭问是何意？康有为道：“前儿对足下说预备妥了，尽要这样办法，才得皇上力助，我们方易行事。”林旭此时因听过谭嗣同言论之后，已赞成此意，便应与康有为代奏。

恰康有为去后，清帝适到军机处，林旭便奏道：“臣本不敢奏，亦不得不奏。”清帝便问何事？林旭道：“皇上圣明，能力图变法自强，臣等方誓死图报，不想遂中太后之忌，要谋害皇上。臣既有知，昧死不得不说。”说罢，不知从何得这副急泪，竟流涕不止。清帝即为所动，深以为然，遂不悻退回宫里，即发出一道手谕与林旭。那林旭一看，只得八个字，道是“善保朕躬，毋伤慈意”。林旭看了，即飞奔往见康有为，把清帝手谕给康有为看，康有为不胜欢喜，即索来一看，便说道：“既有此谕，请暂存弟处，好对袁公说立即行事。”说罢，又把与袁世凯同谋的事，对林旭说知。

林旭此时方知日前谭嗣同说康有为现有所谋的事，就是与袁世凯同谋的事，将那手谕存康有为处。自此，康有为也逢人说得有清帝密诏，要除太后这等说。即往袁世凯处，自称得有皇上密旨，因太后要杀清帝，速宜保护，事不宜迟，就请举兵。袁世凯听了，大为疑惑，随道：“密旨现在何处？某愿一看

。”康有为道：“是发给弟与林旭的，断不能给人看。如足下不信，可到军机处查问。”袁世凯略点头，含糊答道：“待弟预备，到时再行通报。”康有为去后，袁世凯暗忖并不曾听说太后要害皇上，今既有密诏，岂不甚奇？但此事艰难，自己若从康有为办去，做得来便除去太后，那荣禄是太后侄子，必然杀自己。若做不来，那太后更杀自己，实没一点好处，是断不能做的。即隐忍不言，日后总难清白。想了，往寻荣禄说知此事。正是：

欲借军权行狡计，为存身命泄奸谋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陷同党只身逃险地 救危机义士入京津

话说袁世凯听了康有为之语，惧遭祸及，即往求见荣禄。原来荣禄与清太后本有姑侄情分，那时正由兵部尚书调任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，兼协办大学士。又因当时清东战后，清国已为日本所大败，故在北洋练了几万洋操陆军，所以兵权又在荣禄之手。且正在掌执政权，势焰薰天，那袁世凯安得不惧？因此叩见荣禄。那时已是入夜，荣禄听得袁世凯有紧要机密来报，便不敢怠慢。即延至内里，让袁世凯坐下，即问有何要事？袁世凯道：“事关社稷大计，及两宫安危，卑职本该早日来报，不过恐事有疑误，故迟至今夜，望中堂恕罪。”

荣禄道：“倘所报属实，有何罪过？速请明说。”袁世凯道：“康有为托名变政，惟屡次请求卑职预备兵力，卑职正不知其意，及第二次他说是太后阻挠新政，谋不利于皇上，请卑职合力除去太后，方能保全皇上，及使新政有成这等说。那时卑职犹道他只能言及，未必能实行，卑职便不忍遽发其覆，致伤皇上勤求新政之心。及今天来说，竟称奉有皇上密旨，着卑职领本部兵入围颐和园，谋劫太后。卑职听他所言，不觉手足慌张，不知所对。忖思卑职虽不为他所用，但康有为一班儿心怀狡诈，不知有另行唆使别营没有？又不知有否勾通外人？他并说准明天行事，因此卑职恐有迟误，故夤夜求见。现事情急了，还请中堂定夺。”当下荣禄听得，好似头上响了一个霹雳，胆子几乎吓破，半晌才道：“此事可是你亲听他说来的？”袁世凯道：“正是卑职亲听他说来的。”荣禄不禁大怒道：“竖儒安敢如此！明天当面奏太后，看他逃哪里去？”袁世凯道：“不知他还有唆使别营没有？明天想赶不及了。”荣禄听罢，点头称是，想了想，即把直督关防交袁世凯暂摄，并嘱道：“倘有要事，祈代行一天，某当乘夜，单车入京，叩见太后，首告祸事。”袁世凯领诺，荣禄却自携了北洋大臣的关防，微服乘了单车，直进京城而来。

一来那些守城将弁没一个不认得是荣禄，且荣禄又携带紧急报告机密的凭证，因此并无阻挡。那轻车又行得快，便乘夜已到了颐和园。口称有机密求见太后，那些守门官监认得是北洋大臣荣禄，要来报告机密，更不敢怠慢，即报

知清太后。这时清太后已经解衣就寝，听得荣禄由直督本任夜抵京门，奏告大事，定知有大大原故，立即起来传荣禄至里面，问以何事？荣禄便把袁世凯之言说了一遍，只有加多，并无减少。清太后大怒，急令荣禄道：“康贼还不知另有别谋否？北洋重地，不能轻托他人，你快回任罢，这里我自有主意。”荣禄谢过太后，即便出来，乘夜回署去了。

且说康有为那日自最后一次见过袁世凯之后，即回南海馆，洋洋得意，只道袁世凯已为自己所用。恰可前一天已令梁启超往了上海，因梁启超是得个六品小衔头，飭往上海办译书局的，故已令他起程去了。康有为心中犹自懊悔，以为若未遣去梁启超，尽多一个帮手，今惟有高坐听袁世凯消息。恰至夜分，只见谭嗣同扶病到来，分坐后，谭嗣同先问他见了袁世凯有何话说？康有为以为举事在即，不妨实说，便把袁世凯应允明天围颐和园的事说知。谭嗣同一听，面色已青一回，黑一回，骂道：“你好不知死活，你曾写信往日本，怎地不候孙某回信，直如此妄动？我也曾对你说来，道此事若未对袁氏说的，此后且不可妄言。你却事事瞒我。你试想，袁世凯因何要替你做这等事？你好没想像，把天大祸事乱对政界人说来。你无才无学，这等愚昧，死不足惜，今番却陷了我了，更陷同志了！”康有为听了这一席说话，目定口呆，直说不得。这时谭嗣同适身子有恙，及听了康有为言语，正是病中生怒火，更加大病起来。却行坐不得，就躺在南海馆床子里。康有为是个没头脑的混帐东西，听那谭嗣同说后，连自己也觉此事很险，便托称有事，出门去了。直往李端芬衙门来歇宿，更不敢回南海馆去。他意本欲告知各人躲避，又恐此事惊扬出来，实是不好。自念自己最密切的只有门生梁启超及亲弟康广仁。此时梁启超已往上海，欲寻广仁，适又已往相公处闹花酒去了，故单身往寻李端芬。时谭嗣同久知不是头路，满意出京，偏又染疾头晕，不能步履，加以抑屈忧虑，更成咯血，因此卧病南海馆中，只是愤恨康有为。奈有为先避到李端芬那里，因康广仁既往饮花酒，难以通知，因此对着人更不敢说出惊疑两字，惟仍欲静听袁世凯消息。

到次日不见动静，早听人说道：“闻荣禄昨夜乘单车入京，不知报告何事？闻说是报机密的。”这风声别人听了犹自可，康有为听得，自然料袁世凯必泄露了事情了，急打一张电报往上海，报知梁启超，着他逃走。正欲通康广仁，忽又报称要拿变政的，康有为到此时把亲弟及同志的人就统通陷了，也不暇通报，即独自走出京门去了。原来荣禄报告了清太后之后，次早清太后即传光绪帝责道：“你亲政没多时，干得好事，要来杀我。”光绪帝惊得手足无措，自称并无此事。清太后道：“你把密旨给康有为，要谋围颐和园劫我，你还说不知？”光绪帝道：“哪有此事？不知太后从哪里听得来？”当下

清太后不便说是荣禄报告的。只说：“多人说得来，你若没有密旨给他，你肯拿康有为不肯？”光绪帝道：“他若有罪，哪有不肯？”清太后道：“他谋围颐和园，力请袁世凯举兵，若不是袁世凯首告，我丧在他手了。”光绪帝这时才知道是袁世凯说将来的，便道：“既有此事，定当急切拿他。”说罢，清太后怒犹未息。急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先捉拿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杨锐、林旭、杨深秀等。更电令即停火车，并闭城门搜拿。步军统领衙门得令，即起兵分头拿捕。先往围南海馆，早拿住了谭嗣同、康广仁及杨深秀、刘光第。继又分头拿着林旭、杨锐到来。单不见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王照、宋伯鲁诸人。清太后大怒，疑是清帝先通消息，别责问清帝，清帝道：“我并未知有袁世凯首告之事，从哪里通消息于他？他胡说承朕密诏。还陷了朕躬，朕若见他，当生吃他肉，哪肯把消息报他呢？”清帝说罢，大怒，立挥了一道谕旨，要拿康有为的，那谕旨道：

前因工部主事康有为好谈时事，特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，并其徒举人梁启超赏给六品衔，办理上海译书局事务。乃忘恩负国，首倡邪说，诬世惑民。更包藏祸心，图谋不轨。日前竟欲谋围颐和园，谋劫太后及朕躬等事。似此罪大恶极，实神人所共愤，断不能稍事姑容。现康有为、梁启超在逃，着各省督抚飭关卡严密查拿，就地正法，毋任漏网，以肃纲纪而正人心。

这道谕旨一出，京里凡与康、梁一面的，无不惊惶。时户部侍郎张荫桓本与康有为有书信来往，那时自然虑到株连自己，还亏他侄子机警，早把他与康有为来往的书信统统焚烧去了。只有翁同龢、李端芬、徐致靖是专函奏保康有为的，都因滥保匪人，先行革职。徐致靖更听候查办。更一面构办王照、宋伯鲁等，整整京城闹了一日一夜，方开城门。那时直隶总督荣禄更搜办得紧，那些属下文武官员更不敢怠慢，几于沿街挨户查搜，弄得风声鹤唳。惟康有为自走出了京城，回忖道：“若早听谭嗣同之言，当不至有今日，因此且行且慌，且慌且悔。慢说康有为自己悔恨。且说康有为自当嗣同面前通信孙文之后，孙文接了他的函，这时不免以他为真有意革命，但天天看日本报纸，见康某如此行动，就料他必要取祸。因当时北京里头官员没一个是开通的，闻得新政两字，早已反对，况康有为又如此操切，那有不取祸的道理？继想他既认自己是同志气的，若因此取祸，损了性命，不免可惜。

想到这里，自然要设法救他，就唤了一位同志的日本人来，打发他入京，好为康某救应。你道孙某打发入京的是谁人？原来那人唤做宫崎寅藏，是日本的一个侠士。他向来本有些家当，只因性情豪侠，若有亲朋戚友向他借贷，没有不应手的。他平日宗旨，最好开通社会，故他虽是一个上流之人，凡有什么新闻，就印成传单沿街走派，故凡在日本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识他的。还有

一宗奇性，最望我中国复兴，他尝说道：“中国土地许多，人民许众，原没有不兴的。惟那些满人盘踞中国，无知无识，只知道压制人民，若谈实行革命，哪里使得？”所以他怀了这个宗旨，就结识了孙文。那孙文又素知他性情豪直，志气高尚，在日本上中下社会都能交结，又精剑术，有中国战国时侠士之风，故孙文更敬重他。这会唤他到来，与商议预备救出康某之事，宫崎寅藏道：“那康某正拿变法两个字，与北京官场趁得打火般热，你救他则甚？”孙文道：“老兄有所不知，他虽然现入官场，但他向来曾与我们相通，这回又有信来约我行事，只是弟见他如此行动，恐致取祸，就可惜了。”宫崎寅藏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先生所使，弟断不敢辞，但如何救法，亦须打算。”孙文道：“你先到京津寻地方歇下了，即把住址告知他。弟素知足下与贵国领事相识，倘有紧急，即带他到领事署暂避，然后见机行事，引他出关便是。”宫崎听了，一一允诺。孙文便替他打算定了费用，宫崎即束装起程，离了日本，直望天津而来。

到时托称是个游历员，直到日领事署住下。那领事官又是宫崎平日相得的，自然款接。当下宫崎甫卸下行李，即依孙文吩咐，先把住址函北京南海馆，说明倘有紧急，即来领事署相见，又说明是得孙某君之意而来。康有为接得了消息，先记在心里，恰先时祸未发作，康某先已出京到日领事馆会过宫崎。那宫崎把孙文恐他取祸的见地先告诉了他。时康某心上正捋上捋下，听得宫崎言语，呆了半晌，心里已服孙文先见，唯口里仍硬说道：“料弟身上必无他故，但得老兄如此义气，小弟倘有不妥，定来相投。”说了便去。恰那日祸事发作，并不通报同志各人，先自走了出京。觉这回已闭京门，更停火车，欲搭船回上海，是断不能的，欲投宫崎，又忆起从前自己说过，道自己身上必无他故，今番若投他，怎好相见？想了又觉这一条生命是很紧要的，若不投他，还走哪里去？便直走日领事署来寻着宫崎。这时宫崎听得清廷闭城停车，要捉拿首犯康有为，风声已十分紧要，今忽然见康某逃出来，反觉心安，就先将康有为收留了。继忖捉拿康某如此紧急，虽然收留了，究难救他出关。若出门去被人拿着了，不特千山万水到来救他，固已前功尽废，反连自己也有些不便。左思右想，计不如告知领事官，商量个善法。便即进见日领事，说道：“现清国康有为是弟旧交，今他逃难投到弟处，弟见他所犯不是私罪，又念昔日之情，自当以义救他，总望老兄赐教一个善法。”日领事听得他收留了康某在自己署内，早大惊起来。正是：

为爱朋友须救死，闻留钦犯已胆惊。

要知康有为如何逃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酿党狱陷入罹死罪 赴筵会惧友泄真情

话说康有为得宫崎寅藏带至日本领事署收藏，并请日领为之设法救护，日领事听得自然惊慌。因康有为虽可称为国事犯，唯清廷搜索既急，自己若收留他，转碍两国交情。但此时亦没得可说，因宫崎已带了他来，又一力牵撮自己，自不能推托。日领事便答道：“足下之言虽是，但弟为领事，于此等事本不应干涉。若助他出去时，被人拿着，这时反弄出交涉来了。不知足下之意，有何妙法救出他？”宫崎道：“在天津耳目颇众，若直行带康氏逃出，断乎不可。不如用一木箱把康有为藏在那里，作为货物渡他落船便了。幸明天即有我国兵轮由津起行，取道烟台，遄回日本。就救他到这兵轮上，往我国去罢了。”日领事此时自忖若不应允，那宫崎寅藏必不肯干休，没奈何只得允了。就依法令康有为伏在箱里，先在箱底通孔出气，然后打成装货一样。康有为此以性命要紧，自不敢不从，即在日署中依法送至日本兵轮。一来那箱是由领事署扛出的，自没人跟问。二来是白昼间明明白白送出，人亦不思疑，因此救得康有为出了天津。宫崎寅藏也忖搭该轮同往，一程到了烟台。

宫崎请康有为登岸游览，那康有为哪里敢登岸？只是宫崎所请，若然不去，又恐被人笑自己没胆子，因此也勉强登岸一行。惟这时康有为一案，京内外也传遍了，就是烟台人士，哪个不知道？也拿作一般谈柄。恰可那日本兵轮里头的船伴，亦有登岸的，见人说起康有为名字，不免答声道：“可笑京城里还乱查乱搜，不知姓康的已逃出多时了。”说着，那些听得，自然问及从哪里逃的？船伴不免说将出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点消息就飞到官场里面，定然想要拿捉他了。一来购拿康有为的已出了花红，二来朝家既要捉他，若拿住时不患没升赏。正是升官发财的好路，哪里肯放过？正议发人往日轮搜捕，忽听得那日轮已开行了。官场恐迟更不及，恰可有一号鱼雷唤做飞鹰的泊在烟台，就立刻令燃煤起碇，飞速开行追赶。论起飞鹰那号鱼雷，本行得二十海里，较那日轮行驶较速。惟那日轮开行已久，枉费一场工夫，追赶不上。那康有为就得宫崎寅藏九牛万象之力，救往日本去，这且按下慢表。

且说京中自闹出这一件大案，凡被康有为拖累的也不知凡几。林旭、杨深秀、杨锐、刘光第已同时被捉。最无辜的是谭嗣同，被康、梁赚到京城，经屡次谏阻康有为不宜如此，奈康有为自作聪明，既已不从，又瞒住谭嗣同，致他被祸。那谭嗣同几次本欲出京城，到末一次欲起行，偏又遇病。到被捉之时，又在南海馆，是康有为的巢穴，更没得分辩。至于康广仁本是康有为胞弟，有为本欲告他同走，只康广仁天天流连在相公那里，正不知死活。及听得事变，就匿在向来狎昵的相公处，不敢逃出。惟那相公已见风声日紧，若把广仁搜着出来，实于自己不便，如何敢收藏他？自然要下逐客之令。康广仁初亦苦苦求情，且跪且哭，哀求不已。那相公道：“念在相交，由得你快些逃去罢

了，休牵累了。你若不去时，我便出首，你休要怪我。” 康广仁没奈何，即逃了出来，面色七青八黑，更带上十分惊惶之象，已见得形迹可疑，即被人拘住了。广仁早失了魂魄。当下一并解到刑部里来，只见林旭等俱在，已是面面相觑，互相埋怨。林旭先道：“我们全被康贼陷了。” 杨锐道：“那腐儒无知，所有举动瞒着同人，事发时又先自走了，并不通告我们。我们便是死了，也作厉鬼来索他偿命。” 广仁道：“ 我是他亲弟，还不及告我，这不过是大家不幸罢了，还埋怨谁来？” 刘光第、杨深秀齐向广仁骂道：“你天天在相公处快活死了，康有为那厮哪里能寻你来告知？你们兄弟暗里勾当，眼见是陷了我们，还有得说么？” 当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向康广仁咒骂。

惟谭嗣同不发一言，仰天大笑。林旭等问道：“先生究笑甚么呢？” 谭嗣同道：“我笑公等耳。” 林旭道：“ 先生此言究是何解？” 嗣同道：“像足下少年英锐，若要做官，尽多日子，怎地要依附康有为？你们试想，与康有为处了多时，尽识得他。他没学问，没心肝，初时即不知道，后来又不见机，自怪不得有今日了。若小弟向未与姓康的谋面，他函致小弟，说称合力来做光复工夫，故小弟着他道儿。后来小弟欲自出京，偏又遇病，以致于此。至于足下等正是自取，就不必多说了。” 这几句话说得林旭几人哑口无言。少时刑部狱官把他几人押在一处，正待一并捉了康有为，然后斩决。谁想搜来搜去，总没有康有为的影儿。那王照、宋伯鲁一班儿也先后逃去了。梁启超亦由上海逃往日本。朝家见拿康、梁二人不着，好不大怒，正要把林旭几人严讯，看康、梁逃往哪处，忽荣禄递了一道封奏，说称为恶的只康、梁几人，若过事推求，恐株连太多，请除了康、梁及被拿几人之外，都不必查究等语。因当时京官初见康有为张大其词，天天说面见清帝，只道他势力很大，故许多人都曾与康有为周旋的。后见有为事败，反人心惶惶，恐株连自己，及见荣禄此奏，颇自心安。

惟是御史中有嫉视康、梁的，到这时又纷纷参劾，说称某人与康有为至交，某人与康有为来往，不一其说。单是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，因与康有为同省同县，平日又来往多的，所以参劾张荫桓更为紧要，还说康有为每夜必到荫桓处密谋，并自携卧具到荫桓处寄宿，明目张胆，人人皆知。这奏既入，朝家就派大臣查办，更令搜张荫桓住宅，看有无与康有为来往的踪迹。那时张荫桓正自忧心，还亏荫桓的侄子名唤张乃诚的，为人机警。一闻康有为事败，即把荫桓平日与康有为来往的书函统统焚化了，没些形迹。且张荫桓在当时又算是外交能手，用人之际，不免有些大员要开脱他。荫桓又是最喜巴结的人，朝大臣知交不少。故搜围张宅之后，就称委无凭据，或者传闻失实。更替荫桓说开几句，道他向来自爱，必无滥交匪人的道理。那荫桓又费一番打点，才把那

万丈风涛寢息没事，因此朝家再不追究。惟查过荫桓之后，细查保举康有为的为首是翁同龢，想起翁同龢父为宰相，子为总督，子孙又许多及第翰林。可谓世受国恩，乃滥保匪徒，本应从重惩办。但念他服官数十年，没什么失职，只把来革了就已了事。至若礼部尚书李端芬，既保匪徒康、梁，又把侄女嫁与梁启超为妻，定然一并革职。若学士徐致靖，与康有为周旋更密，也将他监禁了。有位文廷式，亦是康有为唱和之人，他本榜眼及第，教习珍、瑾二妃，清帝本甚爱他，到此时亦不得不革。单是岑炳元，已由太常卿放了广东布政。论起这个原故，因当时已裁撤了广东巡抚，粤督谭钟麟又屡次被人参劾，康有为一班人便播弄起来，要放姓岑的做了粤藩，望革了谭钟麟，好反把姓岑的骤然升署粤督，然后自己一班人更得羽翼，故岑炳元遂得放此缺。那时本一并要治他之罪，惟有些京官说称岑炳元之父岑毓英是个功臣，岑炳元也是个勋裔，姑念前功，免其置议。又以此次党人实粤人为首，恐岑炳元在粤又与他们交通，岂不误事，因此把岑炳元调往甘肃去了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朝家自拿了林旭等六人与先后革了各官，除诏令各省缉拿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王照、宋伯鲁等之外，即须将林旭等六人讯明办理。奈京城连日风声鹤唳，各大臣亦恐再酿他变，其余曾与康、梁一面的也虑连及自己，即纷纷奏道：“已拿之林旭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刘光第、谭嗣同、康广仁等六名，已情真罪确，自无冤枉。若仍事审讯，恐乱次供扳，反事株连，请即行正法。”光绪帝此时极恨康、梁离间两宫，陷害自己，即谕令不必再讯，立由刑部部官押那六人到菜市口，一刀一个就处决去了。可怜林旭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刘光第一时无知，听从无学识、无心肝的康、梁乱作乱动，反被康有为陷了。那谭嗣同更由康有为赚了进京，白地断送了性命，实为可惜。至于异族专制朝家，杀汉人如同草芥，并未讯明情由，即加刑戮，亦可愤矣。时人有诗赞道：

欲扶异族残同种，标榜虚名噪一时。

头角未成锋已露，皮毛初窃策非宜。

君庸岂配谈新政，党祸何堪读旧碑？

人自衔冤他自乐，逍遥海外富家儿。

自此京中人心渐渐定了，惟是清太后的心里还自余愤未息，一连下了几道谕旨，都拿康有为不着，便迁怒清帝。想起前者因清帝年纪已长，清太后才把政权归还他。不想清帝是个少不更事的，以数年前被日本打败，赔了巨款，割了地方。以为日本因变法乃有今日强盛，那康有为窥出清帝此意可以愚弄的，就发出变法的梦话来。清帝竟中他计，险些被他围住颐和园，送了母子性命。清太后想到这里，觉若仍任清帝掌执政权，怕又闹出别的事，便立出谕旨，要再行听政。把清帝迁在瀛台里头，不准再理政事。随撤了管理新政大臣的

名目，把日前所行的什么裁巡抚、撤寺卿、废科举的所谓新政，一概取消了，即派回广东、湖北、云南三省巡抚。又想从前由康有为等所参被革的，准要开复。第一是有位御史文悌，曾参过康有为被降的，也开复了，升做给事中。正要令军机拟旨，只见前任礼部尚书怀塔布进来，也触起礼部几位堂官，前者革了不免可惜，但当时各部官缺已定，礼部满缺尚书又不能无故更换，即以怀塔布暂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把许应蹊升任闽浙总督，余外几位礼部侍郎也一并用回。又因袁世凯首告，即传旨嘉奖，后来做了山东巡抚，京里就没事可表，只诏拿在逃的康、梁而已。

闲话不表。再说康有为自骗了几位同党陷于死罪，单自逃走出来，得日人宫崎寅藏救往日本，虽然好友亲弟被杀，本莫大之仇，惟自己今已安乐，倒不挂虑。只当时日本人士及旅日的华侨，却不大知道当日变政的真情。只道康有为有什么本领，更道他有什么冤抑，自不免怜惜他，备舍招待。不久梁启超亦到，也同一块儿居住。至于康有为平日的生徒，亦听得康有为已到日本，不知有什么机会，也纷纷东渡。如门生林魁、麦孟莘、徐勤及门婿麦仲华等，也先后到了。先生前先生后的慰问了一会。更向旅日华商运动，好优待他们的康先生。果然互相标榜，那康有为到日本的事，早传到日本官场里面，又得宫崎寅藏吹嘘，自没有不知的。自然有些愿意见康有为，好问问情由，看他在京时究竟是什么做作。

就中一位日本大员唤做犬养毅，是日本进步党的首领，曾任过文部丞相，却是一个有名的政党人物。那犬养毅为人，本最好结交中国人士，且又最赞成中国改革的，故听得康有为到了，不免要见他，那日就具柬邀请康有为到他府里用膳。那康有为听得犬养氏请他，好不欢喜。即与梁启超等商量前往，好预备到时对答。梁启超道：“料犬养相见时，必问起谋围颐和园的事是真是假，但此事似不可自认，只言是西太后诬捏的便是。”康有为道：“这却不妨。因皇上是有密诏给我们的，就说明太后要谋杀皇上，因此皇上给衣带诏与我们，着救他性命便是。”梁启超道：“若他索衣带诏看时，却又怎好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我只说逃难时中途失了，有何不可？”梁启超点头称是。正议定间，忽报王照已逃来了，康有为大惊道：“王照在京最知我们真情的，他到来如何是好？”说罢，面色变了。正是：

欲把谎言欺外国，又逢同志到东洋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戏雏姬失礼相臣家 索密诏逐出东洋境

话说进步党首领、前任文部丞相犬养毅，欲请康有为赴宴。康有为听得，正预备对答言语，忽闻王照来了，心上吓得一跳。因王照是与自己同事，今

番陷了他，他必然记恨自己，正要谋个掩饰，怕被他把内事和盘托出，如何是好？梁启超道：“任是王照到来，哪便畏他？今我党人到日渐多，彼以亡命相投，若为我用犹自可，若不然节制在我，何必多惧？”康有为以为然，即令梁启超招接王照，劝令王照休便外出，托称耳目众多，于彼不便。那王照本不明外国保护国事犯的例，只道自己是有罪的人，不敢见客，任由康、梁安置。自己在密室里，凡有宾客到来，都令他回避，朋友来往书信及所发家书，俱要康、梁过目，然后发付。王照到这时，才知康、梁之意，系恐自己泄漏真情，要如此防范。王照到了日本后，康、梁皆轮班使人监视，真与囚徒无异。王照心中大愤，但自己到来仍靠他们，自不好发作，惟有隐忍而已。

且说康有为既得犬养毅请膳，次日便往。那犬养向未与康有为谋面，犹当康有为是个政治家，不免起恭起敬。当下接进里面，犬养先说道：“贵国此举，若能真个变政，想不难自强，可惜阁下一场心力，就付之流水。”这些话，本是朋友见面时应酬的话，那康有为听得，就以为犬养赞颂自己，也喜得手舞足蹈。即答道：“足下究竟明见。不是小弟夸口，若多行几月，实不难百废具举的了。”犬养听了，觉此人如此夸张，但三月以来，不过裁了几个冗员，说得什么新政？想此人是好虚言难实践的一辈子，便又说道：“足下既有这个机会，本该实在行个立宪政体也好。”康有为道：“正要下手，偏被太后阻挠，却动不得。”犬养道：“奇了！贵国皇帝已自亲政，早有大权在手，故能起用足下，那太后哪里能阻挠得来？”康有为道：“足下远隔东洋，毕竟不知得清楚。因敝国皇帝虽然亲政，只大权究在太后手上，皇帝一举一动，实不能自如的。”犬养道：“贵国皇帝究有点错处，因既靠足下变法，本该重用足下，给个大大官儿，那些顽固党才得畏服。今仅做了章京差使，朝中大老尽轻视足下。若足下真正有权，自然不致就生出事来了。”那康有为听了，满心不悦。因自己正要把章京说得像丞相一般大，今犬养先说自己官小，不足镇压，自然不喜欢。奈这些话又是实情，实无可辩，便点头略答一声是。

犬养又道：“好端端说变政，怎地又谋围起颐和园来呢？”康有为道：“足下还不知么？”犬养道：“弟何由得知？正惟不知，因此请教。”康有为道：“那没心肝的太后，不特阻挠新政，还要谋杀皇上呢！”犬养道：“然则足下因太后谋杀皇上，故先发制人，就要围颐和园，先谋杀太后吗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哪里说？因为敝国皇帝有衣带密诏给小弟，着小弟同人救护他，小弟自想，若不除了太后，哪里救得皇帝？实则小弟虽有此想，并未围过颐和园，不过太后逼令敝国皇帝出此等谕旨也罢了。”犬养道：“贵国太后要杀皇上，皇上着足下救他，究有什么凭据

？” 康有为道：“小弟也曾说了，是有衣带密诏给小弟的，难道足下还听不着不成？” 犬养道：“今足下到来敝国，意欲何为？” 康有为道：“敝国与贵国是同洲同文同种，本是唇齿相依，恤邻救患，亦义不容辞。总望贵国起兵救护敝国皇帝，就感激的了。” 犬养听了，觉此等言语实不易轻说的，今康有为竟说了出来，实不知所对，半晌乃道：“这话想不易遽说。但足下说变法，究竟是变学西法否呢？” 康有为答声“是”。犬养道：“足下有读过西书没有？” 康有为听到这里，也满面通红，觉犬养此言，直以自己未读西书，便不知西法了，即答道：“小弟于西书本未曾读过，但西译本却看过来，即如足下未读过敝国书籍，唯敝国政体，料亦知道了。” 犬养笑道：“足下不必生气。弟虽知道贵国政体，但使弟学行贵国政法，纵学得皮毛，必不能做到精意，就是敝国改革时，那些革政人员，也是游欧学生毕业回来的。” 康有为这时也没得答，又惟有说了两声“是是”。犬养又道：“足下今欲敝国起兵救护贵国皇帝，须有证据，才敢信贵国太后有谋杀贵国皇帝之事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我也说了两次，是有衣带密诏了。”

犬养道：“那张衣带诏今在哪里，可给小弟一看否？” 康有为觉那张密诏不过给林旭的，说是“善保朕躬，毋伤慈意”这八个字，是断不能给人看读，便改说道：“那张密诏，是弟在京逃难时在中途遗失去了。” 犬养道：“足下此言，恐未足取信，因那密诏是何等物件，没有不仔细收藏的。一来有那密诏可以表示于人，二来更得各国体谅，今若没了那道密诏，怕人责足下是说谎，恐足下亦难自解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怎么说？是明明有密诏在中途失却的，弟到烟台时，登岸采买石子，还放在衣袋里的，不知怎的就失去了，并无分毫说谎。” 犬养道：“更奇了！足下到烟台，既然尚采买石子，是何等优游，那密诏更不应失去。且这件是紧要之物，该藏在贴身，除非失了足下，那密诏才失得去，不然哪便失了？” 康有为此时惟哑口无言，犬养亦觉不好意思，急说些别的话，并又说道：“方才说的不过彼此谈论，倘冲撞，请勿见怪。” 康有为对答过了，随即入席。饮了一会，康有为有了酒意，偏又生出一件奇事。因日本人宴客多用雏女伺候，那些雏女与中国女子装束不同，因我们中国的未婚闺女及雏婢，俱缝帛束胸，虽于卫生有碍，却以此为身体遮羞。日本女子却是不然，只是长衣阔袖，若在夏天时候，差不多连身体也看见了。当下犬养与康有为同席，也有几个雏女在筵前陪候。酒至半酣，犬养适有事告离席去了。

康有为乘着酒意，回首见几个雏女立在身后，很有姿色，不觉色心发作起来，禁按不住，就举手戏弄那几个女童。那一班雏女心中本已愤甚，但他是主人特请的佳客，尽要留些体面给他，故不免隐忍。康有为见他犯而不较，且没

半点怒容，反以那些雏女有意爱自己，自忖道：“昔闻人说日本女子是不大爱名节的，今这样，是的确无疑了；抑难道自己是有名声的人，所以那些女子也心爱自己。想到这里，也喜得不亦乐乎，那色胆更大起来，动手动足，不提防犬养氏已回席来，康有为仍不自觉。及至犬养回座才省起来，自然面红耳热，见犬养也有些怒色，自己欲向犬养说两句好话，只不知从何说起。又见那几个女子叽哩咕噜向犬养说话，想入席后从未见那些女子说话的，今一旦向犬养陈说，料然是把自己狂荡戏弄他们的事对犬养说知了，这时更%蹙不安。好一会子，只听犬养说道：“这班女子来伺候饮酒，与贵国的侍酒妓女却自不同，休错认了。”康有为好不失羞，连忙打拱，又说了几声“是是”。犬养亦无心再陪，随即散席。

次日，凡日员中有知道犬养昨夜款待康有为的，问及康有为是如何人物？犬养道：“那姓康的实有三件本领。”人问哪三件？犬养道：“第一是酒，第二是色，第三是说谎，其余我却不知道。”自此日本中也鄙康有为，却绝少与他往来。且说康有为那夜离了犬养府上，回至寓里，先把被犬养诘问及戏弄女童失礼的事，隐过不提。只说称犬养如何优待，如何仰慕便了。随见了王照，即说道：“你们也不宜常常出进，因昨夜犬养君对弟说道，日本恐收留我同党的，被清国怪责，故只好招待小弟与梁启超，余外都不必令他到日本等语，因此上足下等实不宜外出了。”王照听得，明知康有为之言是假，但初到日本，正靠康、梁，不好驳他。那康有为自此凡有说谎，讲到日本的事，只说犬养说的，直把犬养二字作口头禅一般了。但日本大员虽没与康有为来往，惟有些日本人不知康有为真相的，欲知北京变政的情形，亦不免往访康有为，好问问当日情事。那康有为说得天花乱坠，说到太后，又说得更甚于吕氏及武则天。

那日有位日人名平川的到探，问起总署章京是什么官缺？康有为即道：“你们如何不知？那军机章京只是小差使，若总理衙门章京，却是大大的官阶呢！”平川道：“同是章京，因何你做的章京独自尊崇的么？”康有为道：“你又来了！那总署章京是新设的，即是小拜相一样，也像汉末的太守、唐末的节度一般权势。”平川道：“我闻中国古来的太守、节度是个外官，却比不得。”康有为道：“你又来了！我不是说章京即是节度，不过那些权势品级都像一样罢了。”平川听得，觉这话很不入耳，便又问道：“弟闻京卿王照君也到了敝国，他现在哪里？弟甚欲与之相见。”康有为一想道：“王君现在抱病，不能见客，改日相会罢。”平川又问起他逃走时的情形，康有为要显自己本领，更不说是宫崎寅藏，只说得自己神出鬼没，为北京官场侦探不到而已。平川隐忍不过，即直说道：“闻足下逃时，曾逃

在敝国领事署，究竟足下从前认识敝国领事么？”康有为一听，却踌躇了，继答道：“是早上认识的。”平川听罢，一言不再说，即兴辞而去。

原来平川那人是宫崎寅藏的好友，早知宫崎氏入京救他，却可以不认，可想见平日是没一句真话的。就寻宫崎说道：“枉你千辛万苦，救了康有为，他却直认自己是认识日领事。此人好夸大，且忘恩负义，你要仔细识他才好。

”宫崎道：“谁听他说来的？”平川道：“是弟访他，亲听他说的。”便把见康有为时的对答述了一遍。宫崎听了，心中甚愤，即往见孙文，告知康某如此如此。孙文道：“你休多怪，连小弟也错识他了，不知他还弄出一件怪事。”宫崎急问何事？孙文即将他在犬养府里时的情形尽说了出来，宫崎越听越愤。孙文道：“看他到日本来，没有寻我们相见，可见那不是念情的。”宫崎道：“怕他还要摆个腔子，要待人拜谒他不成？”孙文听了笑了一会，宫崎即去了。谁想康有为天天说谎，也被日本官场尽知，也不愿留他在境里。

那一日，政府竟示意州警厅，遣他出境，警长即传康有为到来，问道：“现在敝国政府甚欲得足下所领的衣带密诏一看，你可能交出否？”康有为道：“我说过是失去了。”警长道：“此话难信。因此事真否，只有清帝与足下知道，其余实没人知见了。足下试想，你说太后谋害清帝及清帝给密诏与你，是没有人知见的。只是你谋围颐和园已有上谕可征，但亦不必计较。总之，足下若不能交出密诏来看，却把口来乱说，实在招摇，敝国却留你不得，就请离埠罢。”康有为道：“我尽要听候船期，方能回香港去。”警长道：“明天也有船开行了。”康有为又道：“我还要候广东汇款来使用呢。”警长道：“你不必多候，若没使用船费时，这里尽能替你打算，但求早早离去便好了。”正是：

乍闻逐客来颁令，应悔逢人便说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完】